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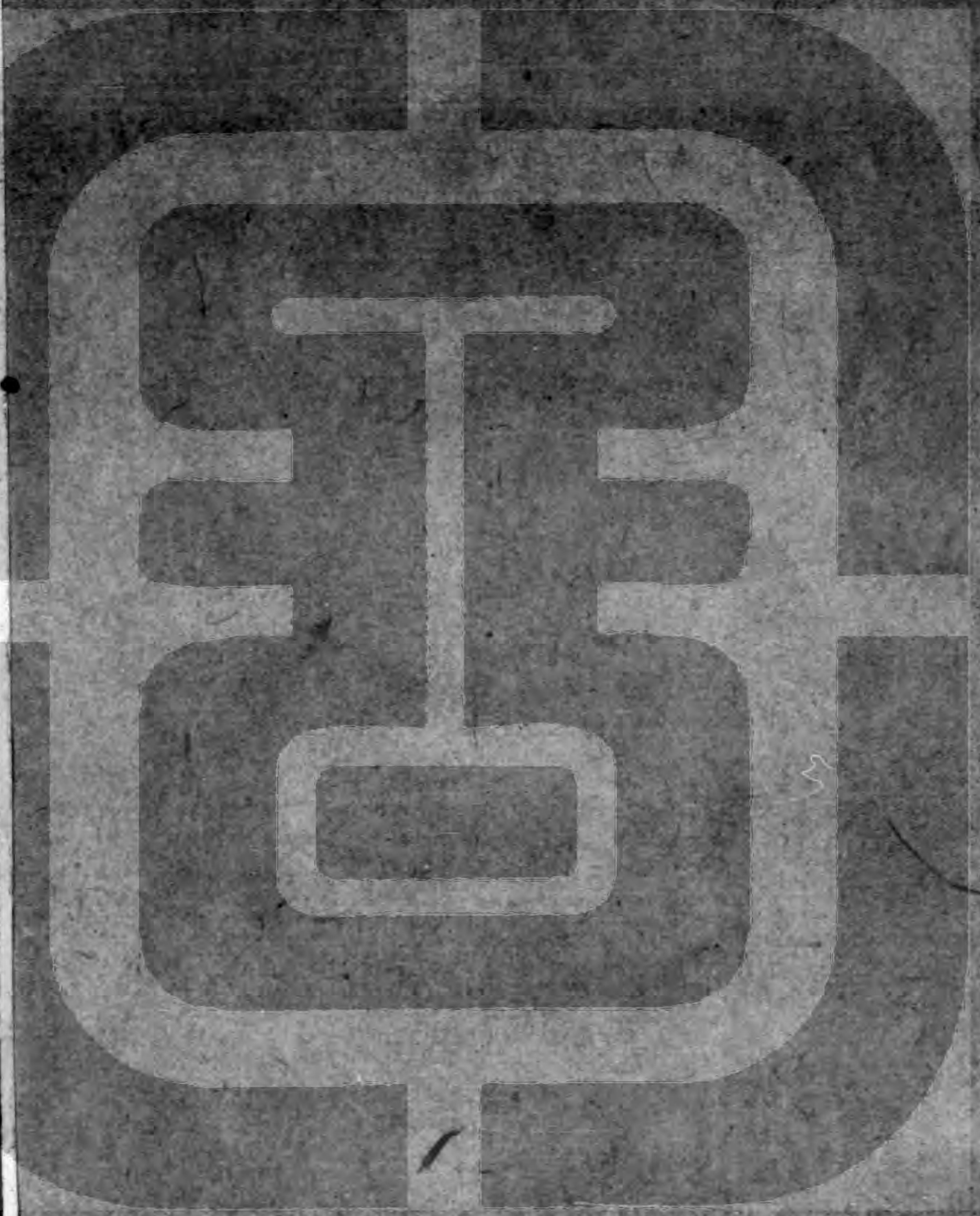
嘉靖

唐荆川先生文

諱

順之

己丑科



嘉靖己丑

荆川先生文

第六部



唐荆川先生制義序

先生爲古文辭後於王遵巖若
制舉業之名之盛守溪而下未
有及先生者茅鹿門亦嘗推之
爲本朝第一將不得爲定論

耶子何敢再議雖然陳唐宋大家之文於前而辨其孰爲六經之文孰爲六朝之文孰爲戰國縱橫之文如韓子稱儒宗者而後之人猶評之曰諸誌銘不及

史遷柳子厚奇崛嶮削爲騷賦有餘爲序記不足且以偶麗不得與韓齒蘇子制策卓然爲古今之冠而至於撰次名臣言行亦不獲詳而盡後之聞此言者

不以爲怪而且以爲論之至當者若我荆川先生之時文不過韓柳蘇之文而荆川之名亦不過此諸人後之人有議其制義必以爲狂誕而不之信是何人

之敢於議唐宋大家而不敢議荆川先生耶先生之文誠大家矣如以予所評者或未進於古法耳先生中年學歐曾之文令及見震川諸家惡知先生不悔

其少作耶然先生古文辭則善
於用古法者矣學者不得其古
文而觀之而以制義盡先生予
恐先生亦不以爲知己也

固城陳名夏題



唐荆川先生文目

學庸

知止而后有

二句

德者本也財

二句

此謂國不以

利也

舜好問而好

於民

素隱行怪後

能之

天地之大也

二句

武王纘太王

二節

既廩稱事

一句

見乎著龜動

二句

善必先知之

三句

故君子尊德

一節

上天之載無

至矣

論語

子曰吾與回

不愚

先行其言而

一節

曰禮後乎

一句

周監於二代

一節

君子喻於義

二句

子所雅言詩

一節

聖人吾不得

二句

出辭氣斯遠

二句

顏淵喟然歎

全章

我待賈者也

一句

子曰孝哉閔

一節

季路問事鬼

一節

唯求則非邦

一節

是聞也非達

二句

曾子曰君子

輔仁

克伐怨欲不

全章

貧而無怨難

一句

如其仁如其

二句

一匡天下

一句

下學而上達

天乎

道之將行也

二句

季氏將伐顓

全章

天何言哉四

言哉

子路從而後

行矣

亞飯干適楚

一節

欲仁而得仁

二句

孟子

惟君所行也

一句

且以文王之

大行

孟子道性善

二句

詩云雨我公

一節

知我者其惟

二句

焉得人人而

足矣

有過而去則

田里

予未得為孔

一節

鄭人使子濯

一節

匹夫而有天

二節

斯可受樂與

盡也

孔子之仕於

至末

詩曰天生蒸

一節

生亦我所欲

三節

不揣其本而

二節

子莫執中執

一也

君子引而不

一節

孟子曰盡信

全章

晉人有馮婦

下車

可以言而不

二句

養心莫善於

一節

唐荆川稿

固城陳名夏百史父手評

○ 知至而后 二句

唐順之

大學叙致知之所以至於存心、欲人知所先也、蓋學以知為入門也、知有不至、則意且不可誠矣、何心之能正乎、大學獲序明德之自如、此今夫明德其於心者也、自心之有覺而言謂之知、自心之所發而言謂之意、彼意之所發、一則純、二則雜、其誠與不誠、孰不曰此吾意所自為、而無與於知也、不知吾意有所好惡、而所以真知其所好、真知其所惡、固在知而不在意也、必也知既至矣、則事物之感於前者、有以周知而不

唐荆川稿

蔽善惡之萌於幾者有以自知而無隱由是閑邪以存其防焉慎獨以
語此先、筆細心、處但與八條、目未合似、虛、跌、而、后、二、字、為、安
致其決焉吾見其進善必果而無事於詐也去惡必力而無事于掩也
意其誠矣乎苟知有不至則真妄錯雜豈特為知之病哉而意亦不可
得而誠矣心之所主操則存舍則亡其正與不正孰不曰此吾心所自
為而無與於意也不知吾心本無偏倚而所以淆之於客感引之於物
交固在意而不在心也必也意既誠矣則攻取之欲無誘於外湛一之
體無累於中由是察其人心之危焉養其道心之微焉將見靜而能虛
無將迎也動而能直無凝滯也心其正矣乎苟意有未誠則理欲交戰
豈特為意之病哉而心亦不可得而正矣是則知至而意或未誠者有

之未有不先致知而遽能誠意者也意誠而心或未正者有之未有不
先誠意而遽能正心者也明三德者功固不可闕而序亦豈可紊也哉
玩後傳誠意正心另有工夫今人便謂知致則意自誠意誠則心自
正何啻千里韓求仲先生

此荆川先生膾炙人口作也然吾終病其意誠心正工夫皆在上節曰誠意曰正心
后二字更覺頓跌不醒且意誠心正工夫皆在上節曰誠意曰正心
此就用功而言也後各章毋自欺心有所忿懣皆是私言其用功之
事此不過反覆言之猶云意既誠矣心既正矣工夫皆在上節不必
再講先王文章之宗後學豈容輕議姑存以待後日論定耳艾千子

先輩書理。未敢輕議。其行文亦似說書體矣。

知至

唐

○德者本也

二句

唐順之

傳者較德為重而財為輕、示人知所先後也、蓋德必有財而財以德致也、傳者於此而較其輕重焉、非欲人知所先後哉、今夫平天下者、必有德以建天下之極、有財以足天下之用、二者雖不可偏廢、而其大分自有不可槩論者、何則、德本於身而加乎民、若不闕於財也、不知財出於土、啓於人、懷於德、則德也者、雖曰修身之大端、而寔治平之要机、以一人厚天下、非德不能溥其公、以天下奉一人、非德弗能享其利、况得之而為民父母、失之而為天下僂、信乎德之為本、而不可以末視之矣、取財於下以益乎上、若不資於德也、不知德以來人、以啟土、以

生財則財也者雖曰天下之大命寔則建極之餘功招之有原而玉府
泉府之隆可不勞而充也儲之有道而職歲職幣之需可不求而裕也
况聚之而不救於危亡焉散之而不害於尊榮焉信乎財之為末而非
可與德並論矣

會本章下手此天地間自然文字。楊後所先生
荆川為之則可以為自然若後人為之略引上文不用一精深語得
先輩之貌矣其中無有也

○此謂國

二句

唐順之

傳者釋言國之所以利者惟在能公其利而已蓋利者義之和也為國
者亦有義而已矣而何以利為哉大學論平天下之道而引孟獻子之
言釋之如此今夫國之所以為利者不止於雞豚牛羊也而凡可以專
利於上者皆是類也不止於聚斂之臣也而凡可以征利於下者皆是
類也今而曰不察焉不畜焉是豈獻子不思所以利其國而顧自處於
無所利哉惟其所謂利者不在利而在義耳何也天之生財有限而益
於上者必損乎下矣是以一人之故而病天下也其何利之有焉君之
守位以仁而百姓不足者君孰與足矣是始以病民而卒以病國也其

何利之有焉。藏之於官，固不若藏之於民也。以人從欲，固不若以欲從人也。如九府之供，隨所用而必繼，人皆曰此足以為利矣。君子弗然也。惟於此而不察焉，是能以不貪為至寶，而稱物以平其施，蓋苟利於民，而不利於君，固亦為民父母者所不辭也。况財散而身自尊乎？如九賦之入，隨所求而必給人，皆曰此足以為利矣。君子不然也。惟於此而不畜焉，是能以四境為外府，而兼濟以溥其惠，蓋苟利於民，而無利於國，固亦慎德者之所不恤也。况有德而必有財乎？由是觀之，求利固害于義也，而利又未嘗必得焉。是義利兩失之也。為義本非以謀利也，而利必隨之，是義利兩得之也。大夫之所以保家，諸侯之所以保國，天子之

所以保天下者，率不外此矣。獻子其真有所見哉。

機法並行之文。韓求仲先生

惟於此而不察，惟于此而不畜，在不以利為利之下，出義字不妥。

此謂國

唐

○舜好問而於民

唐順之

聖人樂於取善而尤審於用善焉。蓋善之在天下，取之貴廣而用之貴精也。聖人以之則其大智之寔可見矣。今夫好問則裕，自用則小，豈獨衆人為然。雖聖人亦有不能外者。舜之所以為大智者何也。蓋聖人生而知之，若不待於問矣。况好問乎。舜則自岳牧以及於工瞽，未有一人而弗問，未有問而不出於好者也。聖人聲入心通，宜不待於察矣。况於通言乎。舜則因其辭而玩其旨，未有一言而弗察，未有察而不出於好者也。由其問之所及，以至於察之所得，言或有惡者焉，則擴吾宥過無大之仁，隱之而不宣，毋使其失言之悔，而遂替其納誨之初心也。言必

有善者焉。則推吾善與人。同之量播之。而不匿。必使其得為善之利。而益竭其啓沃之良謨也。夫惡者固必不可行矣。而善者亦未必其皆中也。殆必摠衆善之淆亂。而括之以兩端。即兩端之殊途。而斷之以一理。參伍之下。真知夫中之所在矣。從而用之於民。舍已從人。無一毫之係吝也。豈徒問之察之而已耶。權衡之際。灼見夫中之有在矣。從而取之于民。能自得師。無一毫之勉强也。抑豈徒揚之而已耶。夫有自卑之謙。而存之以大有之量。有稱物之與。而體之以大壯之勇。則既非知者之過。亦非愚者之不及矣。此其所以為大智乎。佳處不可廢。然用經語不確處。亦當並抹之。乃知但贅經。則雖先輩

此句差

單頂揚善又小

不能盡確也。文千子

隱揚皆以淺說能見全理。兩端句明切不庸用中數結上文。則支而索矣。

舜好 唐

〇〇索隱行怪

能之

唐順之

論中庸之難能而惟聖人為能盡之也甚矣至道之難也或失則高或失則止而中庸之道鮮矣此其所以非聖人不能也與夫子之意蓋曰天下之道貞夫一而已矣而學道者何其多岐矣乎是故中庸之道易知而簡能者也其或窮隱僻以為知務詭異以為行此則好為苟難者之事未必不有述於後世矣吾寧無所成名也而宣為是哉中庸之道恒久而不已者也其或知所擇矣而限於期月之守得一善也而苦於服膺之難此則力不足者之事未必不遂棄其前功矣吾惟學之不厭也而豈能已哉夫索隱行怪者雖自以為能人之所不能而中庸之不

過末節與九〇解〇異

唐荆川稿

可能者則未之能依也。導道而廢於半途者，雖無必求人知之之心，而人
不見知則未必不悔焉。而自阻也。是二者或始於擇術之不審，或病於
信道之不篤，而於所謂勇者均失之矣。君子豈其然乎？知不求之隱也。
行不求之異也。則固無所迷於後也。而亦或不見知於當世矣。知吾知
也。行吾行也。則固自信乎其心，而一無所悔於其外者矣。若此者，蓋其
天聰明之盡也。故似是之非，自不能惑。盡性命之極也。故至誠之運，自
不容息。而勇又非所論矣。非聖人而能之乎？夫聖則吾豈敢也。然不敢
不以是為則而自勉也。
透節生情。是荆川定格。此作尤見清異。依中庸節不另拈最老。

○天地之大

所憾

唐順之

造化雖極其大，人情猶歎其大。蓋物之大者莫如天地，而天地亦物也。
其能會斯道之全，而盡中乎天下之情也哉。子思論君子之道費而隱，
至此若曰：道之在天下，豈惟聖人之所不能知，所不能行哉。在天地亦
有不能盡者，何則？依於形而穹然上浮者，天之為天也。附於氣而墮然
下凝者，地之為地也。能覆能載，能生能成，而法象昭于萬物，能寒能暑，
能災能祥，而成功著於兩間，物之大者至天地而至矣。宜若無所可憾
也。然理妙乎形之表，而涉於形者，則或限於形之所不及。理超乎氣之
外，而囿於氣者，則或限于氣之所不及。動靜各一其體，而生成有所偏

也。覆載有所偏也。豈能盡慊乎天下之心。陰陽迭為消長。而寒暑之或
愆其期也。災祥之或爽其應也。豈能盡適乎天下之願。俯仰之間。凡感
其資始之恩者。固有之矣。而委於天之無全功者。亦未必無也。戴履之
餘。凡感其含弘之德者。固有之矣。而病於地之無全功者。亦未必無也。
夫道之所在。雖天地有不能盡者。如此費隱之實。斷可識矣。
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如此方是大。方是猶有若時。文乃是天地
之小人。皆有憾耳。艾十年
此亦順題成解耳。學人心胸。知勇出焉。順而達。而順。吞吐百家。壯
甚雄輝。恐更有過荆川者。

○ 武王纘太

二節

唐順之

中庸詳二聖之事。有得征伐之時者。有得制作之時者。蓋道以得時為

中也。武王之征伐。周公之制作。一以時而已矣。夫豈無忌憚者哉。中庸

引孔子之言。明費隱之義。至此謂夫武王周公之作也。以事觀之。則為

非常之變。以道觀之。則為庸行之常。何則。征伐天子之大柄也。然武王

之時。殷且亡。周且昌。使區區守此。則三后之業。自我而隳。萬方之罪。自

我而任。仁人固如是乎。不得已而從事於征伐焉。載旆秉鉞。而天討以

行。弔民伐罪。而獨夫以誅。應天順人。而顯名以遂。是以上帝寵之。使尊

惟一。而右序莫加。富有四海。而萬物畢獻。有商之命已革也。皇天眷

以厚。氣政不難也。
題本璋富作者行

唐荆川稿

之使享有七廟而宗祧綿長胤垂百世而本支盤固祚周之命已成也。是則武王之征伐以時如此豈非中庸之道乎。制作天下之大權也。然周公之時武王崩成王幼使區區守此則二后之德自我而斬一代之治自我而陋仁人固如是乎不得已而有事於制作焉。迨王之禮及乎古公上祀之禮及乎后稷義起之禮及於天下以為從死而不從生夏商葬祭之禮未善也必其葬從死者祭從生者使父葬於子不論子爵而論父子祭其父不論父爵而論子則禮無或僭而情無不通矣。降親而不降貴夏商喪服之禮未善也必其親不敵貴不敵親使期年之喪自庶人而達於大夫二年之喪自庶人而達乎天子則貴有隆殺而

賤不加隆矣。是則周公之制作以時如此獨非中庸之道乎。吁因時之可為而大有所為此武周所以同一道歟。

此荆川最膾炙人口文章。然吾終病其時中無忌憚等語。蓋作中庸者子思也。言武周者夫子也。引夫子稱武周之言以証中庸者子思也。安得夫子言時。遂知有分章照應之中庸。遂以時字分別武周乎。而扇整排富麗眾選所宗。吾亦存之。艾千子。荆川先生之文鹿門推為本朝第一。其步驟格律無可復議。而尤欲天下細觀艾千子諸評。聖賢語中先後相假借如此。况其他乎。

武王 唐

○ 既廩稱事

唐順之

食之而必以其功、此王政之見於待工者也、甚矣君子不食志而食功也、不知是何以寓旌別之意哉、且國有六職、百工居一焉、百工身後於官、不得自食其力、而所賴以養之者君也、祿以代耕、固報功之常典矣、然均之為工也、而勤惰異焉、均之為既廩也、而豐儉異焉、苟食浮於人、則微俸之患生、而惰者何所勉、苟人浮於食、則缺望之患生、而能者何所勸、是故日省之餘、則一日之勤惰見矣、從而上下其食焉、類族辨物、勤者不嫌於豐、而惰者不嫌於儉也、月試之下、則一月之勤惰見矣、從而次第其食焉、比物醜類、豐者不以為恩、而儉者不以為怨也、以功而

用從語無韵

易食者各安其分。初不容以妄求。雖曰誅賞未行。而賢否自別矣。以食而報功者。各隨其才。初不容以濫與。雖曰黜陟未舉。而優劣自分矣。夫食以養之。則人知工之有利。而食與事稱。則人知工之勤者之尤有利也。知工之有利。故人樂於工。知勤之尤有利。故工樂於勤。來百工之道。端不外此矣。雖然。以功詔祿。周先王取法也。而非特可施之百工也。哀公諸臣。皆毀瓦畫墁之工耳。乃授之以柄。胙之以土。而不思所以裁抑之。如吾夫子。蓋梓人之善用。羣材者。終身布衣蔬食。曾不得享廩人之餘粟也。稱事之義。哀公其知之乎。
尾

使非食以養之。以後疊用。四小比。有古人流動圓接之意。則吾不解此文佳處。安在矣。艾子子
其勢似層。剝與。而未有灑氣以行之。徒見輕率耳。持議之確。予服
子子

既廩

唐

○見乎著龜

二句

唐順之

論至誠之幾、而兩有所驗焉、甚矣誠之不可掩也、稽之著龜、觀之四體、

而幾之微者著矣、今夫至誠所以能前知者、豈出於意想測度之私哉、

亦以寔理之在天地間者、自有不容掩焉耳、且以著龜言之、方其數之

未定、吉凶固無形也、及問焉以言、而用動用靜、自貞勝而不窮、有著龜

襲吉者矣、有著龜共違者矣、亦有筮從而龜逆、筮逆而龜從者矣、藏于

寂然不動之中、而呈於受命如響之後、其吉者非有心於福之、其凶者

非有心於禍之、在著龜固不自知也、是蓋天載無聲無臭、而著龜神物

為能紹天之明、故道非器不顯、而象數之間、若有鼓其機而不能自己

耳。以四體言之。方其跡之未涉。得失固無兆也。乃性術所行。而獲祥履。錯各從類。而不爽。有俯仰皆宜者矣。有俯仰皆悖者矣。亦有始敬而繼之以怠。始怠而繼之以敬者矣。隱於卒然有感之餘。而萌於介然有覺之頃。其得者本不期於終持。其失者本不期於暴棄。在四體固不自知也。是蓋帝則至微至幽。而人之精神與造化相為流通。故天非人不因。而周旋之際。若有傭其衷而不能自己耳。夫見為著龜。則百姓可與能也。而非鬼神合其吉凶者。固不能極深而研幾也。動乎四體。則百姓日用而不自知也。而非清明在躬者。固不能定取舍之極也。至誠前知之道。斷可識矣。

有尾

此節著龜四體禎祥妖孽時文。每腹誹心謗。充其說盡抹殺者。獨言前知空而已。惟先輩鄭重不苟。看此作將著龜四體挽入天道處。艾千子不得見且動而即知。此竅是悞人學問。先輩行文只是理明而識到。

見乎 唐

○善必先知之

三句

唐順之

惟至誠之知幾、所以合德於神也。夫幾也者、神之所為也。而至誠知之、亦神矣哉。且天地之間、明則有至誠、幽則有鬼神。若將判然二物矣。而孰知有合一者存乎？何則？禎祥妖孽、與夫著龜四體之倫、所以徵夫福之將至者、不必皆同、而均謂之不善也。苟見其幾而知之、不早固、數及語未能老勁不可以言至誠矣。苟有所知而有所不知、亦不可以言至誠之如神也。今也有一善焉、幾動於彼、而誠動於此、固無幽深遠近、而凡為福之徵者、隨其所見而無不知之矣。有一不善焉、幾動於彼、而誠動於此、亦無幽深遠近、而凡為禍之徵

者隨其所見而無不知之矣。至誠若此而不可謂之神乎。蓋善之先見疊此二語理甚明而詞太朴寔無流動之趣與不善之先見皆鬼神氣機之微露也。而吾獨能先知之。故鬼神函天地之實理而洩其機於朕兆之間。吾亦全天地之實理而炳其幾於著見之始。神以知來。人皆知鬼神之不測如此也。而不知至誠先知之格所以占事而知來者。實與鬼神而合其吉凶。神以體物。人皆知鬼神之不測如此也。而不知至誠周物之知。所以探賾而索隱者。實能質諸鬼神而無疑。方禍福之未至。歟。至誠與鬼神同一寂然不動之體也。及禍福之將至。歟。至誠與鬼神同一感而遂通之妙也。在鬼神也。誠而形無至誠也。誠而明。孰謂至誠之不如神也哉。
尾

如神無一誕語。而通篇呼應。稍見偏塞耳。

善必 唐

○○故君子尊德

一節

唐順之

君子修德、凝道之功、期於小大之兼致而已。蓋君子學以致其道也。則夫存心以極其大、而致知以盡其小者、其功固不可缺也。與且夫兼小大而不遺者、道也。君子之修德以凝道者、何如其為用力也哉。蓋德性者、學問之所統會也。君子為能尊之、致其昭事之誠、而襲天有所不敢也。是既有以立學問之大本矣。問學者、德性之所散殊也。君子為能道之、循其進為之方、而深造期于自得也。是又有以收德性之全功焉。夫尊德性以凝斯道之無外、而德性有一之弗備、則猶為有外也。道問學以凝斯道之無間、而學問有一之弗究、則猶為有間也。是故包含萬物

而不為私意之所蔽。其于德性之廣大者，已無不致矣。而廣大之中，有條理而可循，未嘗不精微也。則盡之而不使其或差焉。是學問之所以造其理者乎。同體太虛，而不為私意之所累。其于德性之高明者，已無不極矣。而高明之內，有實地而可據，未嘗不中庸也。則道之而不使其或過焉。是學問之所以履其事者乎。至於炯然靈覺，德性不慮而知也。故而溫之，不失其良知而已矣。若夫義理之繁，有待於問學而後知者，新有力則日知其所未知，不敢委諸已知而遂已焉。渾然全具，德性本不慮而能也。宗禮有力厚而敦之，不失其良能而已矣。若夫節文之詳，有待於問學而後能者，則日謹其所未謹，不敢委于已能而遂已焉。至是而尊德性道問

學之事，無以復加矣。

總是尊德性道問學一語作主。下數語依朱註分貼。造理履事。良知良能。極合儒者知行並進之旨。

故君子 唐

唐荆川為

○上天之載

至矣

唐順之

論至德者必歸之於無物而後盡也。蓋聲臭微矣而猶未離乎物也。無物則神。此天道聖德之所以為至乎。子思引詩以贊不顯焉。恭之妙也。且夫德而曰不顯，則是本不可以形容也。於不可形容之中而求其可形容者，其惟詩之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乎。何則。氣機寂感而聲生焉。氣機聚散而臭生焉。謂之聲則若有相摩者矣。然特一氣之潛萌而杳乎不得其形也。語道者以為太音希聲亦可也。而今曰無聲謂之臭則若有相盪者矣。然特一氣之網緼而杳乎不得其形也。語道者以為明德惟馨亦可也。而今曰無臭無聲無臭則是天以神化為至教。

教詩相引此當直出無聲無臭如何又添一層

而聖人以神化為至德。退藏之密。渾然無心。而無心之域。非特形之有涯者。所不能名。雖氣之無涯者。亦所不能名也。盈天地間。無一物之可名也。而可謂之顯乎。以是而擬議于內。聖外王之蘊。其至矣。玄德之運。坦然無為。而無為之域。非特依於形者。所不能象。雖附於氣者。亦所不能象也。盈天地間。無一物之可象也。而可謂之顯乎。以是而擬議於聖神。勿化之極。其至矣。彼詩之所謂。不大聲以色者。與其所謂。德輶如毛者。固皆欲以形道。而不知聲色之與毛。則猶未離乎形。曰不大。曰如。則又未離乎有也。是皆滯於有物之內。而非所論於無物之妙也。豈若是詩之為至也哉。吁。聖同天。不其深乎。雖然。其所謂無者。非窮之實之之

謂也。宇宙之間。無聲無臭者。道也。大而風霆。小而蟻蟻。凡其雜然而有聲者。孰非道也。薰蒿昭明。百物之精。凡其雜然而有臭者。孰非道也。苟窮之實之。而謂無。則是老子以無觀妙之說。而非所以語聖人之神化矣。

仲先生
先將無聲無臭。盡力發揮。則下至矣。意便已躍然。此鍊局之妙。韓求

起處欲言無聲臭。先言聲臭。曲折解剥。又不急下。姑為不了語。以起下文。此文之佳境。盡於此矣。一結乃今人之所尊。而先輩嚴孔老之辨如此。艾千子

講至矣。二比。元情淡遠空廓。一切不染。與本題正合。此先輩落筆悠然處。靜思之自見。但至矣之後。又轉纏德輶如毛。不大聲色。二詩作翻駁語。以見無聲無臭之詩之為至。殊覺多事。况一路引詩。都是逐段咏嘆。此處僅將不大聲色德輶如毛二詩。描出至矣神情。形容不顯。萬恭之妙。正不必以詩駁詩也。張南公

荆川學庸。不免有腐氣。如此文前路太音希聲等。皆喻中設喻。而後人或未知其非。遂相與服誦。而不知荆川之可傳。政不在此。
上天
唐順之

○ 吾與回言

一節

唐順之

大賢之不敏於論道者。乃其敏於體道者也。蓋心悟者不必問。而愚者不能問也。此顏子之愚。所以為不愚也哉。夫子稱顏子之意如此。蓋以道必待言而後傳。亦必待問而後告。是故吾之於回也。至教所示。固嘗竭兩端而無遺。微言所及。亦每迄終日而不倦。精粗所陳。能無一言之有待於疑者乎。回也。默然聽之。未嘗一有所疑焉。其無所疑者。愚而不能疑也。始終悉備。能無一言之有待於問者乎。回也。默然受之。未嘗不能疑也。始終悉備。能無一言之有待於問者乎。回也。默然受之。未嘗一有所問焉。其無所問者。愚而不能問也。回其如愚者乎。愚則宜其不足以發矣。及其既退而省其私也。但見其本之以無所不悅之心。而

體之以服膺弗失之力。歲脩游息於吾道也。殆庶幾焉。蓋其終日之所
日者。即其終日之所從事者乎。動靜語默于吾道也。殆庶幾焉。蓋其不
違於羣居者。即其不違於燕居者乎。不迷於所往者。則必能先明於其
心。患者疑且不能。又何望其心解而力行之若此也。不習而無不利者。
則必能不疑其所行。患者問且不能。又何望其心會而身體之若此也。
回其不愚也哉。是則夫子之與回終日言也。固所以寓無言之深意而
回之愚也。固所以善用其聰明睿智者也。孔顏授受之機。其神矣乎。
夫子贊回如父之贊子。俱以不足之詞。寓無窮之愛。此題曰如愚。曰
亦足。曰不愚。何嘗滿口。何嘗盡情。但味其再抑再揚。若有不能盡其
形容者。故是節通體靈活。而退省二句。又是一節之神。作者扭定。惟
其如愚。所以足。發雖極懇至。與題自隔。試看先輩何等體會。通篇
無一寔語。呆語。韓求仲先生
不迷於所往。不習無不利。數語宜易。

吾與回

唐

○先行其言

從之

唐順之

急於行而緩於言此君子之道也蓋放言易而力行難常情也於此知所先後焉非君子其孰能之且子貢居言語之科者也夫子恐其行不及言故因其問君子而告之若曰君子不貴乎能言而貴乎能行未行而徒言之固不可方行而即言之亦不可君子於此蓋自有先後焉彼天下之理體之於身則為庸行加之于民則為庸言也君子以躬之不逮為恥必于未言之先而預有以施之實踐焉理之在天下推之于事則為善行宣之於口則為善言也君子以尚口乃窮為戒必於未言之始而預有以見之素履焉法乾之健以日行其道將使眾美之克全也

必用卦名何也

昭晉之明以日新其德將使和順之內克也夫真積既久則流于既溢
之後雖欲自含其章而不可得矣然後舉其體之於身者而加之于民
焉涵養既深則發於持滿之未雖欲自括其囊而不可得矣然後舉其
推之於事者而宣之於口焉語道而道秩于其有倫蓋皆實踐之餘
功而非徒為咸輔之贅者也向使道有未修則君子且自治不暇矣而
况敢大言以欺人乎語德而德侃侃乎其可聽蓋皆素履之餘事而不
徒為絲若之煩者也向使德有未脩則君子且自訟不暇矣而况敢禦
人以口給乎夫謂之先者有奮迅激昂之意謂之後者有畏敬謹審之
心言行相顧斯其為君子也子貢能言則有之矣其尚知勉于行乎尾

先行後從結辭只是言行不用龜龍圖畫蒙昧本旨先輩不可及以
此耳若文詞之美頌恐未盡也

先行 唐

○禮後乎

唐順之

賢者悟為學之序、其得於論詩者深矣、蓋禮必以忠信為先、學之序不可紊也、子夏因論詩而有悟於此、可謂善繼志者矣、且夫染人備五采以成色、君子備眾理以成身、事殊而理同也、子夏因夫子繪事後素之說、遂推類而言之曰、尚忠則蠢、尚質則俚、商嘗有感於上古之風矣、蓋未始不以禮先於忠信也、文勝則史、質勝則野、商嘗有得於夫子之教矣、蓋未始不以禮與忠信本無先後也、今聞夫子繪事後素之說、商也昭然若發覆矣、何則、禮則文章外見、猶之繪也、忠信則太樸未散、猶之素也、使禮可先於忠信、則繪事可先於素、使禮與忠信本無先後、則繪

事與素可以兼制而襍施令也。粉素必在繪事之先，是知着誠去偽者。其經也。升降上下周旋，揚嚴者其緯也。樸本無文，天下之至文從此出焉。孰先孰後，不亦較然矣乎？繪事必在粉素之後，是知原於太一者，其根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者，其枝也。白本無色，天下之至色從此出焉。或先或後，不亦判然矣乎？苟素履不亨，而徒矯飾於外貌之觀，則是舍素而為繪也。遂末者也。充寔未至，而徒襲取於光輝之著，則是未有素而先求繪者也。躐等者也。染人由此謂之國工，君子由此謂之善學。詩人之音，與夫子說詩之意，或者其在是哉？吁！夫子之教，可謂言近而旨遠，子夏之學，可謂觸類而引伸者矣。

尾

中此孰先孰後，似以先後兩見為字字義。其說多一層矣。而行文獨有次第可觀。

禮後 唐順之

○周監於二

一節

唐順之

聖人美周禮之盛、而因言在已所當遵也。蓋生今者不及古也。况周之
 禮、監二代而獨盛焉。聖人之從之也、固宜。意豈不曰、惟禮立天下之極、
 惟王盡天下之制、我周人也。而有得於周之禮也。彼夏禮、吾知其尚忠
 也、一於忠、或樸而不文也。周則監於有夏、而損益以合其宜。殷禮、吾知
 其尚質也、一于質、或野而不文也。周則監於有殷、而損益以通其變。推
 舊為新、郁乎文之著也。雖不廢乎忠、而自不失之朴焉。因略致詳、郁
 郁乎文之極也。雖不廢乎質、而自不失之野焉。夫禮之制也、固得乎人
 文化成之道、而禮之行也、適際夫天人一絲之日、生斯世者、莫不仰王

此起不及震川之婉宕

度之方新而遵其法守吾奚為而不從故適周而切於咨訪及魯而動
于考正惟其文而已矣其敢從夏之忠以自用而自專乎為斯民者莫
不幸王化之大同而樂于寡過吾何為而弗從故憲章上及乎文武師
資不遺乎大小惟其文而已矣其敢從商之質而無微而不信乎吁安
於從周者固聖人素位而行之心止於從周者則聖人思不出位之道
此所以必損益乎二代者損益乎周也其意見矣

韓評云讀此覺時作以文救文等語皆屬添出吾意再不添出忠質

二字為尤安艾千子言千子評確

從周不可移在從先進是先輩經營原本

○○○君子喻於義

一節

三

唐順之

聖人論君子小人之所喻以示辨志之學也蓋義利不容並立而其幾

則微矣是君子小人之異其所喻而學者所以必辨其志也歟且天下

之事無常形而吾人之心有定向此二句已詳盡凡其無所為而為之者皆義也講義凡其

有所為而為之者皆利也君子何以獨喻於義也蓋君子之志未嘗不

公諸天下也志未嘗不公諸天下則其所見無非義者節之不可以奪

也身之不可以辱也一介之不可以取而與也知其如是之為義而已

矣難或有所進焉而端自好者之所深避有所受焉而冒自潔者之所

不屑此其迹若疑於利者然在君子則亦但知如是之為義而已矣何

兩喻字華鈞出

者○彼一無所利之也○是君子舍義則無所喻矣○小人何以獨喻於利也○
蓋小人之志○未嘗不私諸其身者也○志未嘗不私諸其身○則其所見無
非利者○機械之欲其巧以捷也○窺伺之欲其專以密也○尋尺之欲其揣
以審也○知其如是之為利而已矣○雖或有所勉而遁焉○以自好○有所矯
而讓焉○以自潔○此其迹若親於義者○然在小人○則亦但知如是之為利
而已矣○何者○彼固有所利之也○是○小人舍利則無所喻矣○夫狗義而至
於喻○則利之所不能入也○狗利而至於喻○則義之所不能入也○是以學
者貴辨之於蚤乎○

尾

語淡而辣真如堂上人勘堂下人今日即極意鑽研終不能透出其

外○無所為有所為二語已捫盡鵝湖講義馬君常先生

輕圓矯捷一字不可增減故愈老愈新

文千予

存疑云○喻是知到極細微透徹處○已有行在○不但知之而已○兩人

喻處判若黑白○蓋各別言之○以見人品心事不同如此○非各就義利

中較淺深○近吳駿公作此題○將君子小人屬名位尊卑上說○義利屬

職業上說○謂君子便該喻義○小人便該喻利○明別其黨類○因各任其

性情○此等立論似新特○然未免求新大過○吾嘗評此文云○亦自成法

但聖人屢舉君子○小人若至周而不比○泰而不驕等題○如何說去○所

謂立說貴平也

君子喻 唐

○子所雅言

一節

唐順之

門人記聖人之常言而指其莫非切於日用者焉夫詩書執禮皆切於日用者也夫子之常言者此而已矣夫豈示人以難者哉且夫子一語一點莫非至教罕言者吾知其為利命與仁也不言者吾知其為恠力亂神也乃若本乎無行不與之教而反復以盡其旨體乎誨人不倦之心而懇切以盡其要則有三者焉兼乎善惡美刺而以溫柔敦厚為教者詩之謂也載乎治亂興衰而以疏通知遠為教者書之謂也本乎天叙天秩之理而為終身踐行之地者執禮之謂也教語可存理性情者存乎詩而政事非書不備道政事者存乎書而節文非禮不謹此皆切於日用而

唐荆川稿
石雲居

孰非夫子之常言者乎。或為博文之訓也。不特繪事之辨於子夏。孝友之辨於或人。而可羣可怨之稱。命舜命禹之述。殆有反覆而不覺其煩者矣。或為守約之訓也。不特立禮之告於伯魚。履禮之告於子張。而或勞或蕙之戒。有方無方之規。殆有懇切而不覺其贅者矣。總三端而言。未有一端而弗備。就一端而言。未有一日而弗言。此夫子之教也。

聯羅四句。以明守字。然後於子所雅言。不相重複。此先輩勝今人處。一二俗拙語。是先輩短處。艾千子

荆川文名出諸先輩之上。從千子刪本觀之。其不合古法者多矣。如此文必以不語罕言。伴說雅言。必以數告門人語。証佐皆雅言。氣既

塞滯。神復索寞。雖欲不為之抹出。不可得也。以後學而譏彈先輩。宜慎之戒之。而至於文章是非之公。尤願諸同人。細心觀作者評者之心眼。

子所雅

唐

○ 聖人吾不

二句

唐順之

聖人不得夫人之至者而思其次其所感深矣蓋聖人乃人之至而夫
 子之所欲見者也不得已而至於思君子者豈其情哉夫子有感於世
 道之衰而言此若曰學至聖人而止吾非不欲親炙其人也如幾會之
 不偶何蓋聖人者大而能化者也其生也必待夫貞元之會其出也必
 兆夫至治之祥今何時也王已降而伯矣三代之英吾徒切於想像耳
 安得而身與之遇以遂吾利見之願乎此何日也功已降而力矣周公
 之道吾徒切於寤寐耳安得而躬逢其盛以慰吾快觀之望乎夫聖人
 固必不可見矣才德出眾如君子者亦聖人之徒也世果無其人焉未

出句未

能悠之可思

以不免出為更切至

可必也。世或有人焉，未可知也。旁求之下，吾幸得而見之，則人才之難，不必追思乎古，而我見聖之初心，亦庶乎其少遂矣。使君子而不可得焉，吾將何以為情耶？歷覽之餘，吾或得而見之，則知德之鮮，不必深惜於今，而我慕聖之初意，亦庶乎其少慰矣。使君子而復不可見焉，吾情其能自己耶？是則夫子所欲見者，非止於君子而已也。因聖人而下及于君子也。夫子所望於天下者，非欲其為君子而已也。由君子而可進于聖人也。夫子待天下之厚固如此。

清和婉澹。荆川文之絕勝者。鄭荅陽先生

斯可矣。三字劃出神情，語不煩而意已至。

○○○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唐順之

出其言而道與俱焉。君子所貴之一也。蓋言者君子之樞機也。鄙倍遠而言斯善矣，不亦可貴矣乎？此君子治身之道。而曾子以之告孟敬子也。謂夫言之出乎身也甚微，而其關於國家也甚大，是不可以不慎焉者也。是故自其發於外而所以為言語者，謂之辭。本於中而所以為聲者，則謂之氣。是辭氣也。由中而達外，榮辱之所以係也。出乎身而加乎民，是非之所由分也。人或取便於應酬，則流於卑近者有矣。然而其失也鄙。君子不取也。或深求隱僻，則涉乎高遠者有矣。然而其失也鄙。君子不取也。必也皇極所敷，炳之為有斐之章焉。而辨理於德音之秩。

辭氣鄙俗字。明切中此方。連說此。荆川老法。

唐荆川稿

含章所發。煥之為英華之著焉。而顯道於大猷之程。謀謨以盡其幾微。而可以為文德之懿。婉而成章也。曲而中禮也。其辭嚴。其義正。淺言之。而非陋矣。所以脩辭立誠。語下而不遺。上者此也。鄙何有於不遠乎。擬議以成變化。而可以為定保之徵。辨而不華也。瞻而有體也。其旨遠。其辭達。大言之。而非誇矣。所謂言以定志。語遠而不遺。近者此也。倍何有於不遠哉。由是而揚之。王庭百官莫不受成也。由是而宣之。邦國庶民莫不承聽也。而君子所以動天下者在是矣。

尾

篇中君子不取也。一句。予欲仍作君子不貴。與對此一樣。蓋以取字與本題貴字不相映帶耳。字法不可苟如此。即刪去君子不取一句。以君子不貴也。單行亦可。張肅公時文於辭氣。便多幹旋。不若先輩提處。劃然而此文亦有高華典貴之氣。

出辭

唐

○顏淵喟然

全

唐順之

大賢嘆聖道之妙、教雖可因、而化則未及也。夫體道以化為極也。顏子雖得於教、而終無以化焉。聖道之妙、一至此哉。顏子蓋已得聖人之蘊、而有感於斯道之神、遂喟然嘆曰：甚哉夫子之不可及也。蓋夫子之道、吾以為求之而可得也。然而峻極充周、有不窮之蘊、純全完固、極渾厚之體、得非仰之彌高、而鑽之愈堅耶。吾以為視之而可象也。然而周流無滯、極變動之神、兩在不測、妙無方之化、得非瞻之在前、而忽然在後耶。聖道之妙如此、不有夫子之教、則亦終焉爾矣。幸而夫子教、思無窮而誨人有序、始之以博文、所以大其畜也。而知必欲其致焉、終之以約

禮所以一其歸也。而行必欲其力焉。是何其循。善誘耶。故未聞夫子之教也。欲求之而不可得也。既聞夫子之教也。欲不求亦不可得也。故好之而必力之。力之而必致之。而博文約禮之功。無所不用其極。而吾才為之竭盡矣。繇是不可形者。形其形。不可象者。象其象。而高堅前後之妙。有以灼見其精。而天機為之卓立矣。斯時也。吾豈不欲與道為一哉。然神不可致。思而至之也。無所容其切化。不可助其長。而從之也。無所施其力。一間未達之機。亦將奈之何哉。是則方其未得也。夫子之教。可以使之求也。及其既得也。雖夫子之教。亦不得而與其能也。聖道之妙。有如是哉。

前二篇方有婦善

尾

入夫子善誘以下。確見學問原本。文氣亦婉動。當入手兩偶。比為涉舊體耳。

顏淵 唐

○我待賈者也

唐順之

聖人居身之珍必不輕於求售也夫藏器于身待時而動此固聖人出處之道也自輕以求售夫豈為之哉夫子曉子貢之意蓋如此且夫有美玉而沽之固吾之心也但求價而沽則非吾之所謂沽矣何者玉之為器也重而其為賈也高必有識玉之人而後能知其為萬鎰之賈非若常物之有定賈而易識也必有愛玉之人而後能捐萬鎰之賈非若常物之為賈卑而易售也不易識而求識焉人將以美玉為砒砒者有矣不易售而求售焉人將以貴賈為賤賈有矣我則懷其寶而不敢術必待夫識玉者之有求於我也而後與之論賈焉况良賈深藏若虛凡

物皆然也、而獨於玉乎、歲其器而不敢藝、必待夫愛玉者不吝於賈也、而後與之交易焉、况金珠不粥於市、以其貴重也、而獨於玉乎、待賈而賈至也、則垂之如墜乎、尹旁達者、誠可以為華國之用、固吾之所幸也、待賈而賈未至也、則氣如白虹貫於山川者、自不失為積中之珍、亦非吾之所愠也、蓋待聘於席上、則連城之求、自當踵門而至焉、無因而至、前則夜光之璧、且將按劍而視矣、然則我待賈而沽者也、豈求賈而沽者哉、

多未雅馴處

○ 孝哉閔子騫

一節

唐順之

聖人以孝稱賢者、而有徵於內外之相孚焉、蓋名者實之寶也、父母昆弟稱之、而人信之、信乎閔子騫之孝矣、聖人所以贊之也、意以克諧如舜、吾嘗以大孝稱之矣、善述如武周、吾嘗以達孝稱之矣、而今之世、未見其人也、吾門有若閔子騫者、幹蠱而不憚其勞、有以敦夫天性之懿、順令而不違其志、有以崇其立愛之心、孝哉其閔子乎、何也、實德之不容掩者、莫如父母昆弟、而公論之不容泯者、尤莫如邦人、使其有未孝焉、雖父母昆弟、且或志行不孚也、而况於人乎、使其孝有未純焉、則父母昆弟、容或阿私所好也、而人其信之乎、今也、父母之安於其孝者、固

不必說破、留作後意、方佳

稱之曰孝矣。而人之同此心者，莫不曰：斯人真能孝者也。外固無異于內矣。昆弟之感於孝者，固以孝稱之矣。而人之同此理者，亦莫不曰：斯人信能孝者也。疏固不間於親矣。是則孝之積於一身者，我雖不能見而知之，而其孝之協於衆口者，我固可以聞而知之也。名之曰孝，豈不有所試哉。

同此心同此理。數語指明天經地義，文亦以簡勝。

○季路問事

一節

唐順之

觀聖人兩答賢者之問，可以知反本之學矣。蓋窮理者，貴乎及其本也。

求事神於治人，求知死於知生，則庶乎其可得矣。夫子告子路之意如

此。且夫鬼神者，精誠之極，故季路以事鬼神為問也。鬼神之情狀，夫子

嘗於贊易言之矣。非不欲以告子路也。而乃曰：顯於鬼神者，則有人矣。

人固羣於人之中，而未必能事人也。未能事人，則何以事鬼神乎？夫子

言此，蓋以至誠之不可掩者，鬼神之靈。一人心之靈者為之也。非人心

則何以有鬼神也。故知事人，則知事鬼神矣。死者人道之終，故季路以

死為問也。衆生必死，夫子嘗為宰我言之矣。非不欲以告子路也。而乃

曰先於死者則有生矣。人固固於生之中，而未必能知生也。未能知生，則何以知死乎？夫子言此，蓋以機緘之不容已者。氣之散而歸於無一，氣之聚而向于有者為之也。非聚則何以有散也。故知生則知死矣。以是知幽明一理也。生死一理也。然幽明之理，又所以為死生之理也。此吾道之所以為一本也。歟。抑子路嘗與季氏之祭，宰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而夫子許其知禮，可謂能事鬼神，結縷而絜白，刃之難，可謂知死，豈有得於夫子之教，而能然乎？蓋夫子教之以事人知生，乃所以教之以事鬼神知死，而子路之能事鬼神知死，又可以見其能事人知生矣。閒冷數言，便了題義。然十二系理解，非此十二系作法，不傳其妙。韓

求仲先生

鬼神之靈氣之散十句。只以已意略點數句。竟不用夫子口語說破。方是此題不說破體局。艾子子

說理處雖深至密微。都在眼前。不墮從來窠臼。張爾公

若以不說破為佳。只存夫子數語足矣。又何以形之舉業也。事人知生。發揮曲盡。事鬼知死。不必煩言而已解矣。天下勿謂先輩無可議也。

季路問

唐順之

○唯求則非

一節

唐順之

聖人因問而許賢者之為邦以其志於富民也蓋政在養民而地之大
小非所論也冉求以足民為志豈可以地之小而疑之哉昔魯點叢問
之意蓋以子路志在於為國而不讓是以見哂於夫子則其不見哂於
夫子者意其非志於為國者也於是而問于夫子曰唯求則非邦也與
夫子答之曰女有疑於吾之不以哂由者而哂求焉固也而未聞求之
所以自任者乎何則使求而安於不吾知也而尺土之不備焉則固非
所以為邦矣今求之所以自任者不曰方六七十矣乎安見方六七十
而可謂之非邦也耶使求而安於不吾知也而一民之弗臣焉則固非

所以為邦矣。今求之所以自任者，不曰如五六十年矣乎？安見如五六十年可謂之非邦也耶？蓋先王建邦設都，皆付之以人民社稷之寄，而無間於其地之大小。君子居位長人，皆以求盡乎人民社稷之責，而亦無分于地之廣狹。方六七十而曰可使足民，是為六七十之邦也。制禮作樂，雖或俟乎君子，而體國經野之規，固即此而在矣。如五六十而曰可使足民，是為五六十之邦也。知方有勇，雖或讓乎季路，而牧民御衆之略，固即此而在矣。蓋百乘為宰之才，固吾之所以許求，而三年足民之效，則求之所以敢當，而不愧者也。子何疑其非邦也哉？雖然，求固為邦矣。然嘗宰季氏而為之賦，歛則其為國亦未免損下而益

上。要之，未可以言善治國也。善治國者，其在于無欲乎？而夫子獨許魯

點者，正以其胸中豁然無物也。然後之論二子者，又以由居哲科而點

不與焉者何哉？見高不如行到，妙悟終非實得，惜其不學以充之耳。然

則有志於為邦者，宜何如兼二子之長而無偏焉可也。所以用舍行藏

之盡道，而征伐禮樂之斟酌，惟於屢空好學之顏子發之也歟。

欲照顧題目，恐緩了正意，欲發揮正意，恐慢了題目。須如荆翁先照

題目講二比，後另起議論，挑別正意，明透而又失急語口氣，斯得

之矣。韓求仲先生

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分說涉平。

唯求

唐

○是聞也非達也

唐順之

聖人致明辨于賢者所以嚴誠偽之機也夫聞達之間誠偽之所以分也聖人明辨以告子張非以幾之不可不審也與子張之在聖門病於務外者也夫子因其問達既詰之而得其所謂達者於是從而辨之曰爾之以達為問是也抑孰知其所謂達者乃非其所問焉者乎何則在邦必聞爾之所謂達也不知在邦而曰聞是聞焉而已矣若夫所謂達者則必有所以感格者則必有所以感乎邦人之道而非是之謂也在家必聞爾之所謂達也不知在家而曰聞是聞焉而已矣若夫所謂達者則必有所以感格家人之本而非是之謂也達者隨其所在而亦又得其名殆有似乎聞

五說聞達似倒題是非相照着一倒

矣然而實勝之善自異於名勝之恥。縱使聞然無聞。要亦不失為作德。日休之歸也。而豈可以混於聞乎。聞者隨其所在。而亦見悅于眾。殆有似乎達矣。然而過情之譽。自異於有本之積。縱使行無不利。要亦不失為狗物喪已之歸也。而豈所以語於達乎。士何如斯。可以為達也。士固有當務者在也。爾固有不必要務者在也。幾微之間。辨之不早。而上達下達。於是乎決矣。○急口題脫得分明。鹿門先生。若後二比互體。似有是達也。非聞也。一語矣。且夫達也者。正講在下。此題只言非達。以致其明辨之意耳。安得遂有作德日休等語乎。行文之法。莫詳于荆川。然而荆川政亦有未盡者。

○君子以文

一節

唐順之

論君子之於友。而知行皆有所資焉。夫友之益於人也。大矣。君子道之明。德之進。寧不有資於是乎。且夫所貴乎君子者。以其明天下之道也。以其備天下之德也。此果何從而得之。亦惟得之於友而已矣。何則。文者道之寓也。其致知之功。雖曰在己。而不在人。然道無窮。而知有限。不能無待於友者。君子於是乎以文會友焉。必也萃眾人之見。以求夫至當之論。其大旨何如也。其節目何如也。吾皆從而講習之。則人之所知者。吾亦知之矣。道不於是而益明乎。若夫仁者德之全也。其進為之機。雖曰繇己。而不繇人。然德無方。而力有限。不能無待於友者。君子於是

乎以友輔仁焉。蓋必親衆人之善。以為吾引翼之助。其克已何如也。其復禮何如也。吾皆從而取法之。則人之所能者。吾亦能之矣。德不於是而日進乎。是知以文會友。則非羣居終日而言不及義者也。以友輔仁。則非徒事口耳而無得於心者也。君子之善於取反也如此。還他兩對。不串棟仁字大方之格。

〇〇〇克伐怨欲

全

四

唐順之

賢者以制私為仁。聖人所以抑之也。蓋無私之謂仁。而制私不足以言

之也。原憲之所問。與夫子所以教原憲者。於此見之矣。今夫仁者寬裕

溫柔。本自無所克伐。而不仁者矜已誇人。則有是而必行焉者也。仁者

不伐不求。本自無所怨欲。而不仁者恣情徇物。則有是而必行焉者也。

憲也。以稍介之資。勵堅忍之力。故能於此而不行焉。至於不遠之復。彼

固有所未能。而無妄之真。彼固有所未識也。乃遂以是為仁。而問於夫

子。夫子從而告之曰。人心惟無所克伐也。一有克伐焉。其勢不至於以

私滅公不止也。于天人交戰之中。而力有以防其潰。可不謂難乎。然特

不行而已○音他○他○仁○不○知○乎猶有克伐在也。人心惟無所怨欲也。一有怨欲焉。其勢不至於以情鑿性不止也。於愛惡相攻之際。而力有以過其漸。可不謂難乎。然特不行而已。猶有怨欲在也。非必入欲橫流而後為此心之累。但蓄而不化。已非靜虛之本體矣。况簡點稍或踈焉。固有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乎。○此○轉○更○勝以其僅未至于橫流也。而遽以為仁。吾弗知也。已非必形迹暴著而後為吾仁之病。但流滯而不釋。已非順應之本然矣。况操持稍或弛焉。固有投閒抵隙而不自知者乎。以其僅未至於暴著也。而遽以為仁。吾弗知也。已是一結亦不草。觀陽象伺記末語便知此等是古法。夫子之答雖若柳之。而寔進於安仁者之域也。

尾

後二比。凡五轉。皆以虛字剝換。機圓而味和。韓求仲先生刻畫渾成。起手如錐印沙。今人稍得其意。已壓倒元白。馬君常先生語意輕重低昂。與題貼適。如天造地設。真聖於文者也。艾千子文到聖境。句。圓轉。則有餘地。有餘味。時文硬填偶句。其氣既滯。結如畫水。而無波折。烏足以擬蒼茫之觀乎。讀荆川此文。乃知荆川析服諸先輩在此等筆法也。

克伐

唐

○貧而無怨難

唐順之

處困而不累其心、常情所不易也。蓋貧者人情之所弗堪也。欲其無怨、

不亦難乎。聖人言此、欲人之勉其難也。今夫得失相尋者、天下之常理、

而因物有遷者、天下之通患也。有人於此、仰不足、以事父母、貧亦甚矣、

方且以安處危、而戚之念不萌、有若不知其為貧者焉。俯不足以畜

妻子、貧亦甚矣。方且以常處變、而外求之私不作、若不覺其為貧者焉、

天不我遇、宜其致怨於天也。彼則委之於天而已。未嘗曰我何辜於天、

而天之厄我如此也。人不我予、宜其致怨於人也。彼則歸之於數而已、

未嘗曰吾何咎於人、而人之棄我如此也。此則貧而無怨者、何以見其

如此利老政維

上下神氣未全

難耶。蓋聖人樂天而知命，則安於所遇，自不見其可怨耳。天下豈皆聖人乎？君子畏天而安命，則固守其窮，自不至於有怨耳。天下豈皆君子乎？求之而有所不得，則利害迫於外，而怨之端易起。此而不怨，非忍人之所不能忍者，不足以及此也。故雖豪傑之士，能勉強於晏安之時，而或改節於危迫之際者，有矣。欲之而有不遂，則情欲動於中，而怨之心易萌。此而不怨，自非克人之所不能克者，不敢以望此也。故雖好名之人，能致飾於平居之日，而或安心於彘顧之觀者，有矣。不亦難乎？無怨，只就人情闡發道理廣遠。若時文推深，舊套適見其技窮而醜露也。

○如其仁如其仁

唐順之

聖人深大，伯佐之仁亦惟取其功也。夫伯佐未純乎仁也。聖人深大之得，非以其功之及人歟？且夫心之仁與不仁，不惟其迹，惟其功耳。彼管仲不死而當桓公之日也，諸侯九合矣。兵車不假矣，是恐於君者小。而不恐於民者大，不利於君者小，而利於列國者大。吾知當時固有行兵守信而仁人之心寓者，特一身之仁猶易及也。今仲之仁不在一身而在斯民，何可及哉？亦有一言省刑而仁人之利溥者，特一國之仁猶易為也。今仲之仁不在一國而在列國，何能為哉？輔伯之餘休，足以共耀乎齊及人之盛德，益以遠超乎衆。自九合之功一出，而天下之言功

者莫與並功之所在。仁之所在也。自息兵之澤一施而天下之言澤者莫能匹。澤之所存。仁之所存也。雖不必殺身成仁而愛焉以溥。視夫徒善為仁者孰大。固無有如其仁者矣。雖不必捐軀活仁而惠焉以廣。視夫煦為仁者孰加。信無有如其仁者矣。由是推之。台忽之死。之無關於當世。乃仁之小也。管仲之生。之有益於當世。正仁之大也。向使亦死子糾之難。人將不蒙其仁。而其仁亦無以自白矣。

仁管仲字。斟酌然。夫子所以怒管仲之死。必自有說。如此亦覺翻案。艾千子

他作只做得仁字。此文語。是如其仁。音節清越。可以傳矣。

○○○一匡天下

唐順之

佐伯者有輔世之功。聖人所以取之也。甚矣聖人取善之公也。以管仲

正天下之功。而夫子稱之。其亦不沒人善之意歟。自今觀之。春秋之時

何時也。縹緲一戰。而案伏全篇同接之勢而天下之人不知有君臣之分。蔡師一敗。而天下之

人不知有夷夏之防。天下之不正也。甚矣其孰能匡之。管仲之相桓公

也。志同道合。而一以取威定伯為己任。言聽計從。而一以招携懷遠為

己責。慮王室之衰也。於是乎有葵丘之會。為誓之以五命之嚴。申之以

載書之信。而以下陵上者。始知所懼矣。慮夷狄之橫也。於是乎有召陵

之師。馬連八國之援。以摧其鋒。許屈完之盟。以懷其德。而以裔謀華者。

始知所警矣。雖曰借其名以遂其私也。而名之所以不亡者亦其借之
之功。雖曰假其義以文其奸也。而義之所以不泯者亦其假之。力。君
尊臣卑。視夫周鄭交質之際。不有間乎。內夏外夷。視夫德陵江漢之日。
不有殊乎。管仲正天下之功如此。身係天下之重。故北面請囚。而不以
為恥。心存天下之圖。故忘君事仇。而不以為嫌。子貢何議其未仁耶。雖
然。此亦夫子權宜之論也。周郊問鼎。黃池爭盟。夫子蓋傷之也。豈不曰
今天下得一管仲亦可矣。是故有取焉。而非真以相桓為可也。何則。舍
生取義。固士君子立身之大節也。春秋書里克殺其君卓。苟息死之。觀
夫子與苟息之意。則管仲可知矣。
尾

今人論文輒云自某脫胎來者非也。文到恰適處。猶不知足而為履
耳。如此篇評者推究至矣。予謂作者本以無心得之。銖兩尺寸。失其
天然。則非文矣。又予予

先說天下不正。次說管仲實事。又推一層到假仁假義。又咏嘆二比。
此文一氣可接。直所謂有上句即生下句之文也。文詞華茂。千年不
宿。

一匡 唐

○ 下學而上

二句

唐順之

聖人盡人事而有契天之妙、此世之所以不能知也。夫學求自盡而馴至於天、則知聖人者惟天耳。夫人惡足以知之耶？且天理不外於吾心、人惟過用其心、以必人知之也。於是反己之功廢、而與天不相及矣。若我則索隱以為知、有所弗敢也。多聞擇善之下、求免於惑而已矣。是雖默識之、未能而敏以求之、有貫通於一旦者。我之所知、非夫人之所與知者耶？詭異以為行、有所弗敢也。遵道而行之際、求以自立而已矣。是雖不厭之、未能而半塗弗已、有漸及於高明者。我之所行、非夫人之所能行者耶？若此者、不過循其庸行、而未嘗務多能、以為博。雖欲求為可

知而實無所可知也。惟天聰明偏覆，其神機之運，殆有出於聲臭之所不及，而無一物不被其照臨者。庶其有以知我乎？率其素履而未嘗擅一藝以為奇，雖欲有所成名，而實無可成名也。惟天光明下濟，其感格之妙，殆有出於心思之所不至，而無一事不在其步降者。庶其有以知我乎？

說知我其天似呆而實活。今人不能為此老實語也。入路欠振聳。

○○道之將行也與命也

唐順之

聖人論斯道之伸一莫之致而至也。蓋聖道之伸，豈偶然哉？有命焉，非

人之所能致也。夫子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警伯寮，若曰：子欲誅寮，意

使仲由見用吾道，因以伸也。然其伸與否，有不係於伯寮者。苟上焉逢

用賢之君，不淆亂於衆言，斯道有可行之兆。下焉遇進賢之臣，不傾聽

夫說說，斯文有乏行之端。公室由我以強，私家由我以弱，所學將於是

乎展舒，四方之則已預見也。進言得盡其忠，守官得行其職，斯世將於

是乎被澤有成之效，已托始也。固未至治化大定而紀綱僅布，庶乎推

之無不達，亦豈必親身見之，而不至闡有人庶乎施之無不效，豈人力能

未必行○形將字不知此○深微方切用○子路與夫子相闡○處

致然耶。蓋道之伸雖由已也。實係乎世治。天下之治雖甚大也。實關乎
氣數。殆必否極而欲泰也。剝極而欲復也。天地開文明之會。然後使斯
道可行焉。其消欲以息也。其虛欲以盈也。世運效平治之機。然後使斯
文足行焉。用之以君而所以用之。則固非出於君。默有主之者存。蓋命
在必用。衆言自不能為之蔽矣。進之以臣而所以進之。則固非出於臣。
陰有騰之者在。蓋命在必進。說說自不能為之入矣。奈之何。夫人於此。
顧曰。吾沮之。使其不行。又曰。吾其去沮之者而使之行。又曰。彼之沮之。
或為吾道累焉。而不知命之不容以人力與也。知命之不容以人力與。
則伯寮之愬。祇自誣。子路可安。而景伯可無用於誅矣。
尾

此文最忌以經生之言為聖人之言。如此文實有關係。搃由讀書深
厚也。意多而不雜。圓潔謹嚴。又其餘也。文千子
是此題行字命字層之轉接。末路更合古法。

道之將 唐順之

○○季氏將伐顓臾

全

唐順之

二子之辭慚而支、而遁、聖人之責直而切、而詳、夫言之病每相因而見也、聖人以師道責人、豈容有所隱而不盡哉、昔季氏將伐顓臾、而由求以告於夫子、其辭固已支矣、夫子歸過於求、而言顓臾之不可伐、不必伐、與其所不當伐者、以著季氏伐國之非、而二子用事之罪也、此其辭不亦直乎、求也受以為過可矣、而獨諉於季氏之欲、所謂支辭也。

其文氣提放若一句題當與鹿門太宰篇並觀

夫子引周任之言以著其罪、既弗能救、又弗能去、則其欲之也可知、言典守之責以著其過、既居其位、難辭其責、則其過言也可知、至是而所以責二子者為益切矣、求也自知已罪可矣、而極言不取之害、則是遁

辭也。夫子既斥求之舍貪利而言不利矣。復言內治之修與遠人之服者。見伐顓臾之為貪利而非不利也。并責由求之相季氏而失其道矣。復言季氏憂其不必憂而忘其所可憂者。冀其或能言之。而猶可及正也。至是而所以責二子者為甚詳矣。吁。冉子黨惡之罪深。有負於聖教。聖人鳴鼓之攻不少假於二子。吾深悲夫。聖人之不幸而幸夫二子之深幸也。何也。以聖門而有二子是聖人之不幸也。以二子之惡而見正於聖人。是二子之深幸也。季氏之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豈二子因聖人之教而興起。季氏因二子之諫而中止歟。然則聖人之言非獨二子之幸。亦顓臾之幸也。季氏之幸也。嗚呼。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尾

將慙字支字遁字直字切字詳字。作眼目雙關立柱。又復序次遞下。此荆川先生古文法也。以斯知歐魯文字不可不深味。艾千子不觀荆川此等文。未知其深於古文也。有提挈有結束。中間題緒紛亂。一氣吞吐。非復此字擲句而為之。所謂運長題如一句之法。

季氏 唐

○天何言哉

四句

唐順之

觀天之所以為至教、可見道不待言而顯矣、蓋天不言而化工成、此天之所以為至教也、聖同天者也、其道又豈待言而顯哉、夫子所以曉子貢者如此、意豈不曰、賜以為不言則無所述者、意以道非言不顯也、其亦未嘗觀於天之神道矣、何則、天德無朕、但見其冲漠上覆而已矣、天載無聲、但見其確然示人而已矣、又何有於言哉、以觀乎四時、受氣於天者也、則生長收藏、應候而不忒、四時錯行、而天之文著焉、以觀乎百物、肖形于天者也、則聲色貌象、並育而不害、百物露生、而天之象昭焉、新故相催、蓋出於機緘之所不得已、人見四時如是其行也、而天之為

天則固冲漠上覆而已矣性命各正蓋出於鼓舞之所不容息人見百
先輩妙理物如其生也而天之為天則固確然示人而已矣天何有於言哉由
是觀之善觀天者觀之于四時百物之間而以盡天道之神矣善觀聖
人者觀之一動一靜之間而足以盡聖道之神矣不言固無所隱而雖
言亦無所加也於此有餘述矣而又何患乎無述也哉
板說行生兩比未能清空夷曠此處說天何言當與天地之所以為
大章同看語意含吐以若近若遠之致行之方屬神解金正希作頗
見原本勝荆川矣

○○○子路從而行矣

唐順之

觀丈人之自外於聖賢始終一于隱而已矣蓋以隱為高者則往而不
返也果哉丈人之隱雖聖賢其如之何哉且夫避世之士與避人之士
其機之不相入也久矣昔者子路從而後適與丈人相遇也是時不知
其為隱者也而以子見夫子為問焉丈人於此宜其即所見而為之告
也彼則曰汝未知所以勤四體而分五穀也而吾焉知汝之所謂夫子
也於是植其杖而芸蓋其所以自盡者即其所以責人者矣邂逅之頃
其宛然非力不食之意子路於是既知其為隱者也而拱立以致其
敬焉在隱者處之宜其終不屑與為禮也彼則止而宿之使於我乎館

也。殺雞為黍。使於我乎食也。於是而見其二子。蓋彼之所以敬于我者。即我之所以敬于彼者矣。歆歆之間。其宛然禮法相讓之風乎。夫子路得之於所見也。固已知其為隱者矣。子路明日行以告。而夫子得之於所聞也。亦謂其為隱者矣。謂其為隱者。而使子路及見之。豈與其終於為隱者而已乎。固將有所引而進之也。子路適至。而丈人則已行矣。夫入之意。豈不曰。勤四體而食五穀。此吾之所從事者也。吾既不能挽彼以從吾之道矣。知其不可而為之。此彼之所從事者也。吾亦安能舍我。以從其道也哉。於是遠而去之。猶夫植杖而芸之初心。而止宿之勤。二子之見。變乎其不可再矣。吁。夫子於丈人。奈之何哉。

尾

此等題與曾點莫春節。時人好描摹繁麗。又好點染纖巧。畫蛇画鬼。滿口詭語。真可浩嘆。讀荆川文。乃知序事題。自有提掇埋伏照應之法。那得一筆苟簡。看他點次。隱者處。絕勝淵明桃源記矣。

子路後

唐

○○亞飯干適

一節

唐順之

魯之以樂備食者而避亂各異其地焉夫樂官之賤宜不可責以去就之義也况備食尤其賤者而皆避亂以去可以識聖人正樂之功矣且諸侯之禮日舉以樂固其分也自三桓之僭而樂官之失其職也久矣然三桓固不自知其為僭也樂官亦不知其為僭也安於其位而不知避也亦久矣逮乎夫子正樂之後師摯適齊之日於是亞飯有干也則先叙通後以虛法去而適楚焉三飯有繚也則去而適蔡焉四飯有缺也則去而適秦焉先說個去國模樣形容二也其適齊也猶曰是比隣之國也若夫適蔡則不於其隣矣以為苟可以潔吾之身何暇計乎地之遠與近耶其適蔡也猶曰是諸夏之國也若

夫適楚適秦則又入乎夷矣。以為苟可以歲吾之身，又何暇計乎地之夷與夏耶？魯倍六代之樂而蔡則小國之風也。豈其有所樂焉而趨之

哉？其情有不得已焉耳。魯得雅頌之傳而秦楚則棘任之音也。豈其有

所樂焉而就之哉？其情有不得已焉耳。飲食燕樂之間，向固各司其次

也。今則羣然適乎他邦，非惟其家之不暇恤，而君側亦無其人矣。公庭

萬舞之餘，向固聚於一堂也。今則紛然去乎異國，非惟其官之不能守

而其技亦窮焉而無所試矣。於此可以見聖人過化之神，樂官見幾之

智而魯之為國良可悲與。連環瑣紐，無情中生，出有情于逸親思問三句，亦用此法。韓求仲先

尾

生

所可議者，其情不得已當在技窮而無所試之下。如蚕出則後無悠

泳不盡之致，且說明情不得已。樂官見幾數語，亦無全力顧天下識

者商之。

亞飯 唐順之

方... 下... 唐... 石...

○ 欲仁而得

二句

唐順之

君子樂得乎可欲之善此欲之所以為美也夫可欲之善莫大乎仁也

君子欲仁而得仁焉亦惟求在戒者耳而豈得謂之貪哉荆川多今夫貪每生

於欲而欲必至於貪君子從政之美乃有所謂欲而不貪焉者何哉以

其所欲非夫人之所謂欲也欲仁而已矣何則仁人心也頭中氣君子存心

者也故其所欲在此而精神所會自爾舉之而必勝仁天理也君子循

理者也故其所欲在此而意向所專自爾行之而必至如欲以是仁而

善清也且

下

唐荆川稿

石...

此單句無休

君子之所欲也。夫仁而曰欲，則固有所好樂矣。然而所好樂者，此仁也。天德之良，本吾之所可愛而可求者也。而何病其為貪乎？仁而曰欲，則固有所歆羨矣。然而所歆羨者，此仁也。降衷之蘊，本吾之所自有而自得之者也。而何病其為貪乎？兼統萬善，取教如其多，而非所謂無厭之求也。天下歸仁，獲效如是其廣，而非所謂計功之私也。是非五美之一也哉。

此荆川先生名作也。然吾終病其不切從政。但似欲仁必至耳。姑存其純直。艾千子。

荆川長於敘事題。至說理之文。多涉朴陋之習。不及鹿門震川兩公。

〇〇〇惟君所行也

唐順之

齊臣于君之遊觀，而欲其自審所尚也。夫古法之當遵，而時弊之當戒，此理之易見者。齊臣猶欲其君之自審焉，豈非所以定其趨也哉。想晏子告景公之意，以為進言者臣也，而擇術者君也。彼先王之法，當今之弊，臣固已盡言于君，而不敢隱矣。然公則勝私，則滅公理，欲不容于並立，而與治同道，與亂同事。從違必決于一定。先王之法，固今人之所慕而當行者也。或安于卑近而不進，則有不能行者焉。當今之弊，固今人之所樂而必行者也。或陷于危亡而不救，則有不可行者焉。使君有見于成憲之當遵，而不諉于古今之不相及也。于是而省耕而省斂，則

用句有深意

方不是兩可之詞

唐荆川稿

一遊而頌聲作。不獨在先王。而且在吾君矣。其或反是。而以先王為不足法焉。亦惟君之自棄耳。由人乎哉。使君有見于湛樂之可從而不知危亡之可惡也。於是而流連而荒亡。則一遊而謗聲作。不獨在他國。而且。在齊國矣。其或反是。而以晏安為不可懷焉。亦惟君之自悟耳。由人乎哉。或進而與先王同其善也。雖曰諫行而言聽。臣與有榮焉。然而善則歸于君也。或退而與後世同其陋也。雖曰諫不行而言不聽。臣與有辱焉。然而過則歸于已也。將為諸侯度歟。將為諸侯憂歟。禍福之至。皆自已求之耳。將使以助而以休歟。將使弗食而弗息歟。生民之命。惟懸于吾君耳。為善也。而惟日不足。人固不能導之于惡也。為不善也。而惟日不足。人亦不能挽之于善也。吾君其知所自擇哉。夫晏子之為是言。以告君者。非欲使其君泛然于理。欲之辨。而水入于公私之間也。正欲委其責於君。而趨向之路。不可不慎耳。

兩端話。側重法古一邊。此文段。含着此意。情辭深婉。氣勢跌宕。格調磊落。原評

此等文人。皆知之。不必予贅也。

惟君所

唐

○且以文王之德

大行

五

唐順之

聖化不能自成而待人以成見致王之難也蓋文王之德之久宜無不

可以成化者而尤待乎後人致王之難固可見矣無惑乎丑之疑孟子

也意豈不曰子謂齊王猶反手其然豈其然乎蓋古人欲有為於天下

或限於德起處一字增不待所不能為或新於年所不及為吾固不暇論矣且文王何如

人哉言其德則為聖人而極盛凡發政施仁無非是德之推也言其年

則至期頤而後崩是多歷年所無非一德之遠也夫久於其道固宜天

下化成矣然猶三代之勢僅得其二觀於詩但見汝墳遵化而已能使

汝墳之遵化不能使舉世皆汝墳也周王壽考固宜遐不作人矣然猶

政教之布未及於九觀於書但曰西土恬冒而已能使西土之恬冒不
能使後世皆西土也則文王既弗克王於其身矣將不有賴於其後乎
迨夫武王繼之其承厥志克商集九年之大統周公又繼之成文之德
制作開八百之太平然後不顯之功因不承而益彰是天下大行一統不獨汝
墳為然也是雖文德之垂而微武王亦難乎其為力矣肇造之績因述
事而益著萬邦作又不獨西土為然也是雖文德之餘波而微周公將
與其入俱往矣安望其大行乎吁此文王所以賴武周之繼也今夫子
曰齊王則固期以大行而非止于不洽曰及于則固無庸於繼而亦不
待百年是果夫子優于文耶

尾

只在汝墳西土上略加點綴便未洽大行此老會安排處胡思泉
先生

局雖兩截脈則一線點化詩書處運寔為虛韓求仲先生
有節次可用机法即見荆川能事一及一正一開一闔允稱宗匠

且以 唐

唐荆川稿

○孟子道性善

二句

唐順之

大賢論性而徵諸聖、無非以明性之本善而已、甚矣性無不善也、觀之堯舜而可見矣、此孟子所以發滕世子也、昔者先王迹熄而道術裂、於是、有以性為惡者、是以聖人為必不可及也、有以聖人為不可及者、是蓋以自信其性之本無善也、雖如滕世子之賢、亦不能無疑於其說矣、孟子於其過宋而來見也、將因其向道之誠、而導之以反正之漸、委曲以相示者、無他說也、惟即夫天精天粹之真、於以開其明、而通其蔽、論難以相喻者、無他說也、惟本夫良知良能之始、於以解其惑、而牖其衷、如仁為四德之元、至善矣、而仁固性也、外仁而言性者、一人之私言也。

注題易見

如義公天下之利。至善矣。而義固性也。外義而言性者。非天下之公言也。求之於古。堯聖人也。盡性者也。仁昭義立。而峻德克明。善莫加焉。是性之善於堯見之也。有不善焉。堯固不能增益其所本無矣。何以立人道之極。如是乎。舜聖人也。盡性者也。由仁義行。而玄德升聞。善莫加焉。是性之善於舜見之也。有不善焉。舜固不能矯性而為之矣。何以盡人倫之至。如是乎。稷古今而並觀。則知天機之不容息。稷聖愚而並視。則知降才之不容異。此孟子道性善。而必徵諸堯舜者。欲世子信其言之大而非誇也。為世子者。亦惟以性善為必可復。以聖賢為必可至。而篤信力行焉。庶乎無負於孟子之教矣。

尾

仁義堯舜分作四比。此先輩便徑。然文持空朗可法。

孟子道 唐

○○○詩云雨我

一節

唐順之

大賢因詩以推助法之行于周者正以見其可復也蓋法之不善未有久而不變者觀助法之不改於周而立法之善可知矣孟子引詩以為言欲滕君深信而力行之也意豈不曰滕之所以不用助法豈有疑于助法之獨行於殷而不行於周也哉吾嘗於詩而有徵矣誠以井田之能見題中要領為制今人之所不可知也而公私之異名則固今人之所能辨也詩人乃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公田之名他無所見也而獨見於詩者如此然據其名而究其實在夏時貢法之始立也不過則壤以賦之而已其輩能之由固在民也不聞有所謂公田也在今時貢法之相沿也不過履畝以

稅之而已。其田亦在民也。不聞有所謂公田也。若夫。今之為一井也。而中外之異其區。分之為九夫也。而公私之別。其畧惟助法則然耳。夫是詩而殷詩也。則可使是詩而周詩也。則周之所以授田者。不亦可知也。哉。何則。代耕之制。吾竊有聞於周室之頒祿矣。固公田為之也。而其籍則既去也。今是詩而曰公田焉。則是有周革命之後。而所以體國經野者。一惟助法之是遵。蓋上下兼濟之道。信莫有善於此者。而周人則由商舊政者也。特助與徹之異其名耳。九一之政。吾嘗有聞於文王之治岐矣。固公田為之也。而無徵則不信也。今是詩而曰公田焉。則成周盛治之時。而所以制土處民者。一惟助法之是守。蓋公私兼利之宜。信莫

原本經術之言

又單行作勢

有善於此者。而周人則損益於商者也。特七十畝與百畝之異。其制耳。向使我周而不用助法也。則固無公田矣。詩人之言。何謂也哉。
只於題中。虞字着精神。轉覺通篇摩盪有勢。幹旋得法。陳明卿先生讀雅而知周家一代之田制。非孟夫子無此經濟實學。文中或單折數語。或援引教語。曲見筆法之妙。

詩云雨 唐

○ 知我者其

二句

唐順之

觀聖人以作經為功過、而自任之意有在矣、蓋作經以明道者、聖人之心、而至於托天子之權者、聖人之不得已也、孟子引之以為言、所以見其自任之重也、與昔孟子歷叙羣聖之事、而及於孔子之春秋、意謂聖人在上、而經制大倫、聖人在下、而作述大明、雖位有窮達、而其撥亂反正之功、則一也、吾固謂春秋天子之事矣、孔子之自言亦云、吾固嘗歎人之莫我知矣、但述而不作、此吾之素所從事者、則固無以發吾之蘊、而致人之知也、自春秋之作也、而知我者其在斯乎、吾嘗以聞過為幸矣、但為下不信、此吾之素所從事者、則固可以寡過於身、而遠罪于世

也。自春秋之作也。而罪我者其在斯乎。謂之曰知我者。蓋有見於道之所在。而是非繫焉。此其人心通塞之機。世運否泰之會。辨之不可不蚤。反之不可不力。而凡有衛道之心者。固不得而諉其責也。春秋者所以嚴理欲之辨者也。為人君父者。必明於其義而後免乎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者。必明於其義而後免于篡弒之戮。惟其意而不惟其法。是吾志之所在也。人之以是知我者。容有之矣。謂之曰罪我者。蓋有見於位之所在而賞罰係焉。此其禮樂出於天子。威福作於惟辟。世治則王道行。世亂則王迹熄。而凡居無位之地者。固不得而借其權也。春秋者所以定予奪之歸者也。其書則魯國之史也。而列國之善惡何與焉。其人則

匹夫之卑也。而王朝之命討何與焉。以空言而托之虛位。是予之所竊取者也。人之以是非我者。容有之矣。是則一春秋也。謂人知我可也。謂人罪我可也。觀於孔子之言。益可見春秋為天子之事。而非聖人莫之能修矣。

知罪相對。宜兩扇做。獨作四大段。規獨奇邁。中間變化驟馳。如神龍之出沒。韓求仲先生

四大比中。當行以古淡道折。如不得而諉其責之下。用春秋序傳成語。殊未合法。

昔者未谷... 知我者 唐順之

夫... 唐順之

○ ○ 焉得人人而濟之

合下節

唐順之

大賢論小惠之不足以徧物見為政者當務其大也蓋惟有大德而後可以博施也苟以小惠為事而欲徧於人焉其可得乎此孟子所以譏子產也若曰君子不以小惠而妨於政者豈有所吝於施惠哉亦以小惠之不足於用耳何則推子產以乘輿濟人之心則必人人而濟之而後足以滿其意也不知國中之水其當涉者非一人矣苟徒扛輿梁之未成其欲涉而未能者亦非一人矣以乘輿而濟一人焉子產之所能也以乘輿而濟人焉其將能乎夫人之而濟之是欲人人而悅之也如使人之而悅之豈特非為政者公平正大之體哉而勢固有不暇

給矣。蓋一人之間。其望恐於我者。不知凡幾也。吾欲一一以周之。則先施者。獲及時之惠。而繼與者。已不勝其後時之怨矣。是人無窮而日有限也。其將何以給之哉。一日之間。其賴吾之惠者。不知其幾也。吾將一而徧之。則人之乘時以利於上者。皆不能相待。而急於並濟而上之。隨時以利於下者。必以漸相及。而病於兼與矣。是日則少而人則多也。其又何以給之哉。吁。每人而悅之。較之不令人喜者。何如也。日亦不足較之。俄頃功化者。何如也。此王道之所以為至。而小惠之所以不可行歟。

每人日亦二句。如經營已久。急起揮掃。惟恐不及之像。先輩作文。用心之妙。猶令讀者追想也。艾千子
題中應有此婉轉經營。恬淡而一筆揮就。不見斧鑿之痕。是制義神手。

馬得 唐

○○○有故而去

田里

唐順之

先王於去國之臣、而待之曲盡其禮焉、甚矣先王之能體羣臣也。雖於去國之臣、而亦無所不盡其禮焉、則人臣固宜有以厚報之矣。此孟子援古以見今之不然也。想其告宣王之意、若謂王知舊君之有服固也、而亦知舊君之所以過其臣者乎、何則、人臣義有不合、而不容不去者、所以明進退之節、而不敢苟也。人君聽其去、而不必其留者、所以成人臣之志、而不敢強也。則臣之去也、固非悻悻、然以薄其君、而君于其臣之去也、亦豈能愬然自處其薄乎。於是慮其或不免於致寇也、則使人導之出疆、而豫防其患焉。庶乎即次之無所虞、而懷資之無所慮也。蓋

此比更老到

禮義以為干櫓。固君子之所以自衛也。而曲為保護，以使之利有攸往者，亦君心之不能自己者耳。又慮其無以為之先容也，則先之於其所往，而稱道其賢焉。庶幾見用於他國，亦猶見用於吾國也。蓋出疆必載質，固君子之所以自進也。而曲為汲引，以使之喪不速貧者，亦君心之不能自己者耳。至於臣之在國也，有田里以養其廉馬，必待其去之三年不反也。然後從而收之焉。苟三年之內而幸其或反也，則將以其未收之田里而與之，可也。苟三年之外而尚幸其或反也，則雖以其既收之田里而復還之，亦可也。蓋其反與不反，雖人臣之所自為去就，而非人君之所能必也。但人君之心，則固常冀其必反耳。夫導之出疆，則思

其行之弗利也。况有執之而使不得行者乎？先於所往，則惟恐其國之不用也。况有極之而沮其見用者乎？三年而後收其田里，則於心猶以為速也。况有方其去而遽絕其來者乎？此則雖謂之舊君，而其視臣如手足者，固自在也。安得而不為之服也哉。

凡先輩文字，不獨妙於運勢布格，當觀其代題設想，確有事蹟，不虛設處，皆絲學問所至。如明進退之節，成人臣之志，君子所以自衛，所以自進，及三年之外，還以既收之田里等語，皆以身設想其時事，而用古人之事以實之。此極使學問善於補題者，先輩隊人處在此。艾

千子

為去者先設地步。舊君情事。層層婉發。不特補題之法。開拓心胸。而其文致如風水相遭。波紋動盪。而無窒境。可謂聖於文矣。

有故

唐順之

予未得為

二句

唐順之

大賢自幸得被聖人之澤。其推尊之意至矣。蓋聖人之澤。無遠弗被也。而况大賢去聖人之世。若此其近者乎。此所以雖不得親相授受。而猶得以繼其傳也。想孟子推尊之意。豈不曰。聖人之垂教也。恒曠世而相感。而學者之希聖也。必聞風而後興。何則。孔子之道之大。雖以及門之士。猶或嘆其不可得聞。而况予之未得及門者乎。此其願學之心。若有所不容。以自遂者矣。孔子之道之妙。雖以從游之徒。猶或疑其有隱。而况予之未得從游者乎。此其誦法之私。若有不能以自致者矣。然不知予之所深幸者。則以聖人之道。固將教萬世之後。而無窮。而聖人之澤。又

方在于五世之內而未斬精神心術之蘊所以立人極而扶世教者傳之尚有人焉而予因得聞之於以明其善而成其身蓋雖時中之聖而嘗謂其未能有行也而所不敢以自棄也庶乎述其近似而已矣禮樂文章之著所以繼往聖而開來學者傳之尚有人焉而予因得聞之於以成其德而達其材蓋雖見知之人吾嘗謂其無有乎爾也而亦不敢以自諉也庶乎竊其餘緒而已矣若此者皆孔子餘澤之所及也向使既不幸而不得生於孔子之時又不幸而不得生於五世之內則不惟哲人既逝吾將安倣而微言又絕吾其悵予之所適從矣然則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豈非予之所深幸者乎吁孟子所以推尊孔子

只念一嘆

題神

者如此然其自任之重固有不可得而辭者矣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絕

此君子小人沈論有位無位者言此等大約五世而絕非

若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其道千百世相傳無終窮也蓋言聖道之

傳與天地為終始非平常君子小人可以世澤限者之比而况孔子

去今未遠又在百年之近得私淑諸人則其傳道之確有可以自任

者不待言矣語意如此今作者將君子之澤徑指聖人則舜禹湯文

何由接續孔子之道何由至今真不善解註者矣惟荆川云聖人之

道固將教萬世之後而無窮聖人之澤又方在五世之內而未斬此

以殺我也。亦逆知其不忍殺我耳。何也。斯嘗學射於尹公之他矣。他嘗學射於我矣。他端人也。非忍人也。其為他之友者。必端人也。非忍人也。馬有端人而肯背本以邀利者哉。孺子所以能自信其不死也。未幾而庾公之斯至焉。曰。夫子何為不執弓。蓋疑其能而示之以弗能也。孺子曰。我疾作而不能執弓。蓋示之以情也。夫及其無備。出其不意。斯固可以為得志於孺子矣。彼則曰。小子之射學諸他。之射學諸夫子。道傳於夫子而因以斃之。非仁也。吾弗忍也。雖然。朝而受命。臨敵而棄之。非忠也。吾弗敢也。乃扣輪出鏃。發乘矢而後及焉。出鏃以示不殺也。乘矢以示有禮也。庶乎無害於師而有辭於君矣。是則師以及師。庾斯報德。

之厚也。况親授業如羿者而忍殺之乎。友以及友。孺子料人之至也。况親受業如蒙者而不能察其好乎。以斯而律蒙。罪不容誅矣。而羿亦孺子之罪人也。抑有疑焉。斯幸而遇孺子之疾也。故得以兩全而無害。且使孺子而無恙也。將戰乎。將不戰乎。使孺子無恙而必戰也。斯將與之抗乎。不與之抗乎。曰。吾師之師也。任其橫行而不與之抗乎。嗚呼。衛其危矣。吾不知庾斯又何如處也。要之。屈思以伸義。屈義以伸思。無一可者也。為斯計者。宜何如辭於君而弗敢將焉可也。直叙是古法。毫釐之差。與說書無異。在氣脈轉折章法頓放處辨之。韓求仲先生

于叙事中見議論不強割題義。橫就已法。此老成之文也。然近日效之者衆。如題問答。茫無筆力。譬之學步。得其似。而失其神。於制義遠矣。

鄭人使

唐順之

○匹夫而有

二節

唐順之

大賢兩推聖人。不有天下之故。以見天與子也。蓋聖人之有天下。不獨以其德。亦以天子之薦。與繼世之不賢耳。不然。其一德何哉。此孟子歷舉群聖之事。以證禹之非德衰也。想其告萬章之意。若曰。吾子謂禹為德衰者。蓋徒知益之為舜禹。而不知啓之非朱均也。且自古聖人之不有天下者。亦多矣。豈獨益哉。何則。匹夫而有天下者。非曰德為聖人。而天遂與之也。功不得違勢。而獨立名。不得背時。而獨彰。必也德如舜矣。而又有薦舜如堯者。而後可以帝於虞。德如禹矣。而又有薦禹如舜者。而後可以王於夏。舜不遇堯。一耕稼之夫而已矣。禹不遇舜。一崇伯之

子而已矣。是故仲尼雖有舜禹之德，而所遇非堯舜也。孰委之以國焉？孰授之以政焉？蓋其德則是其位，則非天亦何從而與之天下哉？若夫有德矣，有薦矣，而亦不有天下者，何也？蓋匹夫以有天下者，與繼世以有天下者，其勢常相低昂者也。繼世而有天下者，非曰德不如聖人，而天遂廢之也。先王之澤未泯，天心之眷未衰，必也大惡如桀，而後有南巢之放，大惡如紂，而後有牧野之誅。禹之天下，苟不遇桀，未亡也。湯之天下，苟不遇紂，未亡也。故蓋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有天子之薦，而所遇非桀紂也。啓之賢足以繼夏，而商則太甲焉。太甲之賢足以繼商，而周則成王焉。蓋雖與子也，猶與賢也。天亦矣，必奪此而與彼哉。夫伊

尹、周公、孔子皆聖人也。而不有天下，其何疑於益、商、周皆繼世者也。其何疑於禹、比、類、觀之。天意見矣，而獨謂禹為德衰哉。得意在中，比一過文，以低昂句涉經生氣，姑存之。

匹夫而
唐

○斯可受禦與

盡也

六

唐順之

大賢答門人、兩即王者之制刑以定辭受之節也。蓋先王本人情而制刑、則亦緣人情而制禮者也。取非其有者、不同於禦人之可誅、則亦何嫌於受其交際也哉。昔萬章以諸侯之交際為不可受、孟子既以交際有禮諭之矣、而章猶未以為然也。乃借禦而問之、以為禦之所以取諸人者、雖為不義、而其交以道、接以禮、亦猶之人也。其亦可受與。夫禦之不可受、萬章非有所疑也。特欲得孟子之說、以為辨難之地耳。孟子直答之以不可受、而引康誥以明之。蓋攘奪奸宄、即為凡民之所同惡、而與眾共棄、必為王法之所不容。固不待教之不改、而後誅、必將比而必

皆似講章

誅者也。康誥者周之典，夏殷則已然矣。教語文氣不薄弱三代雖純任道，以致治而未嘗不純任法以懲奸。迭相沿襲而於今為烈者也。夫刑之所取，禮之所去也。如之何其可受之乎？孟子以禦為不可受，萬章始得而伸其說矣。以為禦之所以可惡者，為其取之不義也。諸侯之取民，猶之禦也。苟交以道而接以禮，亦猶之禦也。而君子一辭一受，其說何居焉？萬章之說是以取非其有者為真盜也。孟子從而詰之曰：三王之制，不待教而誅者，禦也。子以為後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同於所以待禦者乎？必將教之不改而後誅之，異於所以待禦者乎？苟待教而後誅，則取非其有者之非盜也，亦明矣。夫取非其有，而遂謂之盜，非但比物醜類之

謂也。乃充類至義之盡而極言之也。君子議道雖自己，而制法則以民充類而至義之盡，非所以制法也。然則法之所可原，情之所可恕也。如之何而不可受乎？夫不以取非其有為義，而亦不以取非其有者為盜，所謂錯綜斟酌之權，而毫釐不容於不辯者也。章也可以無惑矣。大抵先王受玉帛萬方之獻，而制其九貢之入，亦豈能盡問其所從來哉？視其儀之及物與不及物而已矣。是先王之所以治交際者，即其所以制刑辟者也。孟子嘗定辟草萊任土地者之罪矣。夫辟草萊任土地者，豈非盡民之力，盡民之財，而取非其有者哉？而孟子以為次於上刑，正與待教而誅之意同。是孟子之所以治刑辟者，即其所以治交際者也。於

以見折獄致刑之宜。見稱物平施之道。而禮刑之相為表裏也。可識矣。其文勢若不相聯貫。取結處禮刑表裏之論。禦不可受義也。諸侯之取民猶禦。而禁以禦之。不可受例之。是義之盡也。君子亦何以盡者刻繩天下乎。章法離合。當層層剝換。推出義字。

斯可受

唐順之

○孔子之仕 至末

唐順之

大賢既即聖人為道之仕。以明其受餽。因非聖人為道之仕。而及其受餽也。蓋聖人不為己甚者也。獵較於魯。而際可公養於衛。馬則固無嫌於受餽矣。孟子答萬章之意如此。謂夫孔子者。進退辭受之準也。不觀其仕魯之事乎。魯人獵較。非美俗也。孔子亦獵較。不求異俗也。獵較棄禮而角力交際。則尚有禮焉。獵較猶可。而受賜獨不可乎。於是萬章則以非事道疑之。而孟子則以為事道也。夫事道固將以變俗為事也。然則奚為而獵較也。不如魯人獵較者。以其祭器不先定。而寔以四方之物也。孔子則正之以簿書之有常。而不供之以方物之難總。則是雖獵

較也而寔無事於獵較也魯之俗不因之而可變乎由此言之獵較非
散行中自有對待孔子之意也然則奚為其不去也不知孔子之不去者蓋欲因獵較而
示以行道之兆也苟其道終阻而不行然後見幾而遠去則是雖若可
久也而寔可速也豈有三年而淹留者乎是孔子以道決去就也固有
見行可之仕矣然又有際可之仕焉有公養之仕焉可就而就不必盡
冀其道之行也於季桓子是孔子為之兆之時也固所謂見行可之仕
矣而際可則於衛靈公焉公養則於衛孝公焉蓋衛君雖未可望以行
道而交際間謁則亦其禮之不可卻者也由是觀之孔子之仕魯雖主
於為道而亦無嫌於受賜也其仕衛也雖主於受其交際而亦皆所以
為道也其仕不同而其變易以從道則一也進退辭受之節於此可識
矣孟子顧學孔子者也萬章又何疑焉
只一意順衍成文而不得其筋節所在

孔子之仕

唐

○天生蒸民

懿德

唐順之

大賢引詩及聖人贊詩之詞，所以證人性之善也。蓋物則具於天，而懿德好於人，則性之善可知矣。此詩人垂訓之深，孔子贊詩之意，而大賢必引之以告公都子也。豈不曰：吾謂性之善者，驗之於情，固有可推，微之於古，尤為可信。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言天命之性，具于物各付肩而少文物之初者，如此。繼之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率性之道，見於形生神發之後者，如此。吾夫子以意逆志，乃從而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人性之道乎？故夫理形於上，非物莫為之寓；物形而下，非理莫為之主。如耳目物也，而聰明之德，必隨之以付畀。未始有物外之則也。父子物也，而

且詩詞當在後面

此題用不得此語

慈愛之心必隨之以稟受未始有則外之物也此其分定於天而為民
所秉執之彛故情根于性而為心所同然之妙思明思聰不獨歸之君
子而凡天下之有耳目者皆此好也止慈止孝不獨歸之聖人而凡天
下之為父子者皆此好也詩人言之而其端以啓孔子贊之而其旨益
明吾所謂仁義禮智即其有物有則者也吾所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
者即其好是懿德者也人性之善可不辨而明三說之贅可不改而破
矣

此亦說書體○君子聖人兩比稍見神采○

○生亦我所欲

三節

唐順之

固有之意尚在第四節

大賢原人固有之心而深明其必有也夫欲惡有甚於生死者固夫人
固有之心也不然其惡能舍生取義如此哉孟子所以明其必有也若
曰死生之際亦大矣生人之所欲而有所不肯得死人之所惡而有所
不辟者豈無所見於死生之際而顧為是矯拂也哉正有見於義之在
是耳蓋生我之所欲而求諸利害交攻之際則所欲尤有甚于生者故
不為苟得焉以所欲奪於其所甚欲也死我之所惡而求之情偽相感
之外則所惡尤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避焉以所惡奪於其所甚惡
也是生固所欲也而未為甚也如使所欲莫有甚於生則必趨於所欲

之甚而凡可以得生者將無所不用矣何有于不苟得乎死固所惡也而未為甚也如使所惡莫有甚於死則必惕於所惡之甚而凡可以避患者將無所不為矣何有於不避患者惟其所欲必有甚於生也則所以趨於所欲之甚者故在此而不在彼矣是以雖生而有所不避也惟其所惡必有甚于死也則所以惕於所惡之甚者故在此而不在彼矣是以雖可以避患者而有不為也然則義理之心固人之所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之所易昏無惑乎貪生惡死者之多也

孟子原文極其變化作者另用機軸愈不相似故不若順題損益數語體輕而手滑不見學人精力何如作通題之為愈乎

○ 不揣其本

兩節

唐順之

大賢兩節喻所以明禮重於食色也蓋禮重於食色必然之理也任人疑問而不能答焉孟子得不兩節喻以斷之哉且夫兩物相形而高下異焉所以辨其高下者未嘗不兼本末而較之也故寸木之與岑樓其高下至易知也今也不復揣其下之平而但取其上之齊吾見寸木雖卑也而加之於岑樓之上其末則高岑樓雖高也而置之於寸木之下其本則卑是寸木固可使之高於岑樓矣今論禮者不究其本而必曰禮食親迎而已論食色者不究其本而必曰饑死與不得妻而已是食色固可使之重於禮矣任人之說似亦無足恠者雖然此特自其一偏

嘉靖己丑

下

唐荆川稿

石

而言之耳而非所以道其常也。何者。兩物相形而輕重異焉。所以辨其輕重者。未嘗不等其多寡而較之也。故金之與羽。其輕重至易知也。今也以一鈞金之寡而較一與羽之多。吾見金雖重也。而寡不能以勝其重。金固輕矣。羽雖輕也。而多足以勝乎其輕。羽固重矣。如是而謂足以較金羽之輕重焉。豈理也哉。今論禮者。不量其多寡。而必曰禮食親迎而已。論食色者。不量其多寡。而必曰饑死與不得妻而已。如是而謂足以較禮與食色之輕重。又豈理也哉。任人之論。其不可也明矣。尾題似遙對。意寔中紐。如云食色之重于禮者。此不揣本末之說也。毋惑乎禮之輕而食色之重也。若自其常分言之。則禮之重於食色。

豈謂禮食親迎而饑死不得妻之謂哉。辟金重於羽。豈謂鈞金與羽之謂哉。此作融會此意成文。負浩流走。而一過順題氣。脫下旨趣。躍如原評。行文之意。盡于原評。不必強立論議也。

不揣 唐

○子莫執中

節

唐順之

時人欲矯異端之偏、而不知其自陷於偏也、蓋不偏之謂中、而用中者、權也、子莫欲矯楊墨之偏、而不知權焉、則亦一偏而已矣、此孟子斥其弊、以立吾道之準也、且夫吾道理一而分殊、而自我之與兼愛、固皆去道甚遠者也、吾道以一而貫萬、而執其為我、與執其兼愛者、固皆執一而不通者也、於是、有子莫者、知夫楊墨之弊、而參之於楊墨之間、以求執乎其中焉、蓋曰、其不為、然以狗物如墨子者、吾不暇為也、但不至於兼愛而已矣、其不為、然以狗物如墨子者、吾不暇為也、但不至於為我而已矣、自其不為、我、也、疑於逃楊而歸仁、自其不為、兼愛也、疑於逃

墨而歸義。子莫之於道似為近也。然不知隨時從道之為權。以權應物之謂中。而楊墨之間非所以求中也。徒知夫絕物之不可。而不知稱物以平施。則為我固不為也。而吾道之獨善其身者。彼亦以為近於為我。而莫之敢為矣。徒知夫徇物之不可。而不能因物以付物。則兼愛固不為也。而吾道之博施天下者。彼亦以為近於兼愛。而莫之肯為矣。雖曰將以逃楊也。楊子有見於我。無見於人。而子莫有見於固。無見於通。要之均為一曲之學而已。知周萬變者。果如是乎。雖曰將以逃墨也。墨子有見於人。無見於我。而子莫有見於迹。無見於化。要之均為一隅之蔽而已。泛應不窮者。果如是乎。夫兼愛一也。為我一也。故楊墨之為執一

易知也。中非一也。中而無權。則中亦一也。故子莫之為執一。難知也。非孟子辭而闢之。則人鮮不以子莫為能通乎道者矣。

時中之說。見於中庸。至孟子有任止久遠。願學孔子。禹稷顏子易地。皆然。及楊墨子莫之說。而大明。孟子者中庸之功臣也。此文云非孟子辭而闢之。鮮不以子莫為能通乎道者矣。此先輩尚論語中間提撮比擬。只用數字交涉比勘。而題意已醒。艾千子

孟施舍守約。仍是守氣。子莫執中。仍是執一。只在源頭上分別耳。楊墨之間。非所以求中。此先輩認題最確處。

子莫大也唐

○君子引而

一節

唐順之

論道不待言而顯在乎學者之自得也。蓋有所不盡者教也。無所不顯者道也。學者自得之而已矣。豈教者之所能與哉。且夫羿之教人射也。固未嘗變其轂率以徇人矣。何獨於君子之教而疑之。是故欲其省括於度也。而示之趨向。以落其端焉。君子固無隱矣。所為心迹渾化之妙。則未之及也。欲其及求諸身也。而示之循習。以致其實焉。君子固無隱矣。所為聖智合一之機。則未之及也。然一隅方舉。遂有以觸其變動不居之神。而蘊奧自為之呈露。心迹渾化之妙。已躍然於持滿之末矣。兩竭方竭。遂有以會其充塞無間之體。而精義自為之流行。聖智合一之

是引字

是躍如

是不發

機已躍然於弛張之外矣。由是觀之，是道也。形而上矣。未嘗不形而下。雖不可以徇象而得，亦無待于離象而求也。藏於機矣。未嘗不顯于機。雖不可以欲速而助長，亦非有所勤苦而難成矣。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有能者，而極深以研其幾，則精誠之所聚，自將與躍如者而孚契矣。蓋中道所在，巧者皆可得而中也。孰云高矣而不可幾哉？默而成之，存乎其人。苟有能者，而優游以俟其化，則踐履之所熟，自將與躍然者而相為脗合矣。蓋中道所在，力者皆可得而至也。孰云美矣而不可幾哉？不然，拙於射者，羿不能使之善也。拙于學者，君子不能使之從也。不求諸已，而欲以為可幾及，望諸師也。其可得乎。

尾

亦是逐句求詳。知其法者，政不必驚為神妙也。精誠踐履，而比知行立柱。此先輩本原之學。

君子引

唐

○ 盡信書

全

唐順之

大賢言書不可以盡信而質以周書之誣也。蓋書不可以盡信而周書之可疑者乃其證也。君子觀于書也容可以無見哉。孟子因世之泥書而害理者故其好古之下有感而為之言曰書所以錄當世之迹而垂後世之規固不可以不信者但傳疑本史氏之體容非綜核之真愛憎出一時之情或有揄揚之過蓋學者誦其言而斷之以理無病于書也苟不度其是非而盡信之則不道之心滋於見聞之誤而私意之惑起於影響之憑以古人垂世之迹而反為誤世之文則又不若無書之為愈矣他固未暇辨也武成之書所以紀武王之事者宜若皆寔錄矣吾

○此○一○語○有○法○

觀其始終顛末之詳而稽其會文切理之要其可取者僅二三策而已
焉他固未足信也。是何也。蓋仁者好生之德足以得民神武之威。至於
不殺無敵于天下者乃其理之常也。今武王至仁也。紂至不仁也。以至
仁伐至不仁而猶曰血之流梓則聖人之取天下必假於殺戮之功。而
仁人之於天下不見乎無敵之驗矣。吾固以知書之不足盡信也。學者
能因言而會之以心考迹而斷之以理則天下之書皆吾益矣。不然寧
不反為書之所誤也哉。

參差處不見筆力。

○晉人有馮

下車

唐順之

晉人始則改行以從善終則徇人而失已也。夫改行貴乎有終也。馮婦
既以為善士矣而猶搏虎焉。何其不知止哉。孟子借此以為發棠之喻。
蓋曰君子之道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吾謂彼為發棠猶之馮婦者。馮婦
何如人哉。彼獸之難搏者莫如虎。晉人有馮婦者則善於搏虎者也。搏
虎者善宜乎負其能而不知返矣。馮婦則謂以勇力自逞非所以尚德
也。與猛獸相角非所以愛身也。翻然改其素習之行而趨於善士之歸。
馮婦於此亦自以為終身不復搏虎矣。一日而行於野適有虎焉而衆
人逐之虎見人之逐已也則負嵎以張其勢。人見虎之負嵎也則畏縮

而不敢櫻。之且不敢。而况搏之也。於是衆人之技窮。而衆人之心亦且皇。然無可柰何矣。適見馮婦之至也。趨而迎之。當此之時。人之與虎相抗者。其勢誠急。而其求助於有力者。其情誠切也。馮婦於是攘臂下車。豈不以偶一為之於吾。未有所損。而赴其所急於人。深有所濟乎。吁。若馮婦者。其始之搏虎也。不知其卒為善士也。其已為善士也。不知其復為搏虎也。然則人之望我復為教棠。亦何以異於馮婦之攘臂下車也哉。

○段：點次。覺一步一景。今人刻意描畫。正以此風神為難。每當接處。頓一二虛間語。便覺生氣滿楮。韓求仲先生。○布虛位而後行。題與諸敘事題同法。

○○可以言而

二句

唐順之

大賢於人之默。非其時者。而推其情。欲其充義之盡也。蓋心無所為。則當言而無不言者矣。若彼及之。而故默者。豈非匿己以探人乎哉。孟子欲人充無穿窬之心也。意謂隱微雖人所易忽。而修辭固所以立誠。是不可不察也。豈特不可以言而言者為以言。然人哉。乃若擬議既及於已於時。不可以不言。而理義或疑於心。于事不容以不言。當此而言。謂之含章時發。皆順理也。謂之時然後言。皆由衷也。顧乃深潛以匿其志。而中心之藏。若弗能發。其端時之可言。弗暇計焉。隱默以緘其機。而心術之蘊。惟恐或洩其秘事之當言。弗暇恤焉。若此者。非擬之而後

言以求免夫口過也非鎮密而不出以求至於無咎也養辨於默固將
以售奸於人耳蓋人之兩相與而意之未相入也必資於言以示之情
而達其機顧其機之所發不先於我則先於彼未有能兩相持而無所
示者也○今也我之不言固若示之以無意矣其或彼有疑焉而滯於吾
漢其深入人心隱曲讀之未易通曉而識者則知其妙所以
之未有所決也彼有見焉而激於吾之未有所叩也滯於我之未有所
文○章○不○責○易○為○言○也
決則彼將不能自釋而急于自發其所疑而吾可以逆知其情之所在
矣○激於我之未有所叩則彼將不能自忍而急於自售其所見而吾可
以預知其情之所在矣是吾之所以秘其情於不可窺者乃所以深淺
乎人之情也吾之所以伏其機於不可測者乃所以深發乎人之機也

向使可以言而遂言之彼將因吾言而為之言其情有所隱而不盡露
矣○而吾又方混於兩言淆亂之中則又何以深察彼之隱也哉○士可以
言而不言其用心如此謂其為穿窬之類也亦宜矣

薛方山先生評云此荆川居吏部時筆縱橫奇宕大類韓公子予謂
此文詳盡情偽其理則韓公子其詞則韓公子未之及也彼非援引
說林說儲則不能達其意此不借一寔事而一部韓非子已在其中
彼用戰國時語其文易古此用制統平等常語而曲折幽邃窮極人
情使韓公子生今日令其執筆為此吾見其生物險澁未必當家也
孰謂時文不勝古文哉艾千子

極其刻深。而不失於峭直。比之承接。以尋常之語。行曲折之氣。予尤謂絕類。子固即先生春秋論。亦是此法。

可以言

唐

○養心莫善

一節

唐順之

論養心之有道。驗於理欲消長之機而已。蓋心具乎理。而乘氣以出入者也。欲有多寡。而心之存不存。因之矣。此養心所以貴於寡欲也。歟。孟子之意如此。且夫人心之失。其所養也久矣。狗象以求心。則失於膠擾。荆川先生起法非一語標旨即用及形此不及震川處離物以求心。則墮於茫昧。而強力以制心。則又近於助長。豈知莫有善於寡欲者乎。誠以人有血氣。心知之性。則必有聲色臭味之欲。但其感儒先物而動。乃吾心之所不能無。其逐物而流。則吾心之所不可有者也。於此而寡焉。使其物化不誘於外。而好惡有節於內。則養心之道得矣。何也。心也者。出入無時者也。其謂之存者。非此心之自為操而固之也。惟

其為人也寡欲則虛靈之天不為陰濁之所窒而吾心之為心自有渾
然在中而不可亂者蓋雖其聲色臭味之日接乎前皆足以為順應之
妙而不足以為吾凝靜之累矣如是而心有不存焉者不亦寡乎其謂
之不存者非此心之自為蕩而逸之也惟其為人也多欲則神明之舍
已為物交之所據而吾心之為心若有拒之於外而不得入者蓋凡其
聲色臭味之日交乎前其始則既馳騖而不返其終則又凝滯而不化
矣如是而心有存焉者不亦寡乎其存也是心之得其養也其不存也
是心之失其養也而一係於欲之寡與不寡如此從事於養心者可以
知所用力矣。○ 僅能結題之體。

書